

3600

贈閱

# 蕉風

432

月刊

BULANAN CHAO FOON

八九年十一月號

NOVEMBER 198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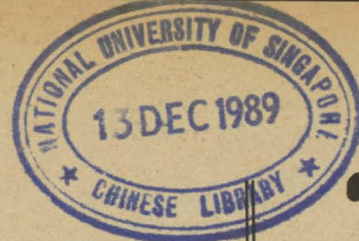
## 期首詩



我聽到了，遠遠  
遠遠的蹄聲，在百年古道  
在跌死離橋，青石之路  
你一身赤髯，手提精刀  
喝曰：「山中行！一妖魅盡靡矣  
蹄聲翻落歷史的河渠，你  
披散濕濕的清代  
髮梢，水珠迸濺一把  
先民的勇氣，雄鎮蠻煙荒山  
荒山古道中單騎獨行幾代的  
豪邁放達，一路曲曲蜿蜒，最後  
問曰：「何方人？」就在松下葉落時  
我們終於相逢，結義  
在深山古道，音塵雖絕  
却從彼此的眼神中，我們  
仰天而笑了。古道行矣  
幾時我們可以再從歷史中  
放馬  
去遠  
挾風聲

## 古道行

\* 玄 駝



編輯顧問：

姚 拓、白 堯、鄭良樹  
梅淑貞、紫一思、曾梅井

執行編輯：許友彬

編 輯：伍梅彩  
發 行：邱明瑩

編 輯 部：

Bulan Chao Foon,  
10, Jalan 217,  
46050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el: 03-7912455  
03-7912551

出版、印刷：

馬來亞印務有限公司  
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Sdn. Bhd.,  
10, Jalan 217,  
46050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經 銷 處：

馬來亞圖書公司  
Malaya Book Co.,  
22-24, Jln. Bukit Bintang,  
55100 Kuala Lumpur.

怡和書局

Ipoh Book Co.  
75, Jalan Market,  
30000 Ipoh.

友聯書局

Union Book Co. (Pte.) Ltd.,  
Blk. 231, Bain Street,  
# 03-59, Bras Basah Complex,  
Singapore 0718.

紫竹茶坊

17A, Jalan Patani,  
10150 Pulau Pinang.  
Tel: 04-374373

# 蕉 風 432 目錄

- 編 者 ◎ 編後散記（編輯桌上）• 02  
方 昂 ◎ 陳強華的一吻（詩歌賞析）• 03  
羅 門 ◎ 談「創作」與「批評」的基本論點（論  
述）• 05  
鄭 明 嫻 ◎ 鍛接的鋼——論現代詩中古典素材的運  
用（論述）• 08

### 山打根文藝協會特輯

- 水 眉 ◎ 我失去一顆戒指（散文）• 21  
佳 燕 ◎ 萬水千山（散文）• 22  
郝 眉 ◎ 山居（散文）• 23  
允 書 ◎ 水精（散文）／風箏（散文）• 24  
洪 流 ◎ 旅者（詩）• 25  
無 眉 ◎ 母・女（小說）• 26  
何 國 蕊 ◎ 死囚（小說）• 31

- 爾 然 ◎ 牧羊（清涼集）• 34  
黃 潤 岳 ◎ 宗教情操（亂彈集）• 35  
洪 泉 ◎ 傳說：雨水伯（小說）• 36  
盛 輝 ◎ 沒有人認識的人（小說）• 38  
夏 紹 華 ◎ 微笑的代價（科幻短篇）• 42  
柔密歐・鄭 ◎ 我絕對不行（詩）／空酒瓶（詩）• 47  
盛 輝 ◎ 詩四首• 48  
張 光 達 ◎ 火光（詩）• 50  
梁 文 福 ◎ 島之眠（詩）• 51  
何 暉 義 ◎ 書齋寫意（詩）• 52  
李 國 七 ◎ 感覺記（詩）• 53  
簡 簡 ◎ 留痕（詩）• 53  
玄 駝 ◎ 山幽（詩）• 54／草嶺（詩）• 55  
阿 宿 ◎ 相依為命（散文）• 56  
加 愛 ◎ 樹（散文）• 58  
吳 緩 慕 ◎ 夢有翅膀（散文）• 59  
郭 勉 之 ◎ 許諾（散文）• 60  
醉 蝶 ◎ 只是一尾魚（散文）• 62  
大 余 ◎ 散文四則：色相／你儂我儂／空失責／  
故人• 63





本地寫作者，除了出席一些文學會議，很少有機會上文學課。本期鄭明嫻的論文，就給我們上了寶貴的一課。鄭明嫻論現代詩中古典素材的運用，旁徵博引，深入淺出，對讀詩的人也好，寫詩的人也好，都有所啓示。不過鄭明嫻在文末警惕寫詩者：「古典素材的選取與運用，對現代詩的創作者必然有正面的功效，但不可諱言，這也可能會有負面的影響，濫用舊詞典故，重炒陳年故事，反而會斷傷詩的現代感。」

本地的評論者，可分兩大類，一為把作品的內容當作先決條件，二為把作品的形式當作先決條件。前者注重內容「健康」，包含教育意識，有潛移默化的社會功能；後者注重文字的運用，結構的鬆緊和表現的方式。我們需要怎樣的評論者呢？評論者又要採取怎樣的態度才能有效與正確地批評？讀者也許可以在羅門的論文中找到答案。

在東馬各地，都有區域性質的華文報，提供創作園地予當地作者。有些作者，在東馬相當有名氣，在西馬卻鮮為人知。南中國海切斷了東馬報章的銷行，也切斷了兩地文壇的交流。本期《蕉風》推出「山打根文藝協會特輯」，展示七位沙巴作者的作品，期望西馬讀者對東馬文壇狀況有進一步認識。「山打根文藝協會特輯」的作品由山打根文協提供，其作者卻並非全部來自山打根。寫「死囚」的何國菴是保佛人，現肄業於新加坡國立大學，寫「死囚」時只有十九歲，很有潛力。寫「萬水千山」的佳燕原是台灣人，後嫁至沙巴。這一輯作品曾刊載於山打根《自由日報》。

## 編後散記

\*編者

### 詩歌賞析

\*陳強華

## 愛情童話

### 2. 傾頭把自己吻醒

就好像巫婆許下的惡咒：  
孤獨的永遠孤獨，  
沉迷的不會醒來；  
她的睡夢一直持續不斷。

她是我見過  
最美的女子。  
在森林裏梳着長長的頭髮，

歌聲在風響中流出清晰的音質，  
雀鳥圍繞，她笑得如紅嬌的草莓。

起先，她在睡夢邊緣  
離我太遙遠了，  
我傾力趕路，在地平線上挪移  
遠航的雲彩，  
為我分辨方向。

她的睡夢一直持續不斷，  
我傾下頭，深情一吻：  
把自己吵醒了。

\*方昂

## 陳強華的一吻

如果你問我：這首詩說的是甚麼？我答：愛情童話。那不是等於甚麼都沒答？事實就是這樣嘛，「愛情童話」四字已經說得夠清楚了。你說強華寫得是對愛情的憧憬沒錯——她是我見過／最美的女子／在森林裏梳着長長的頭髮／歌聲在風響中

流出清晰的音質／雀鳥圍繞，她笑得如紅嬌的草莓——可是後面那一節怎麼解呢？你大概還沒進過愛情的森林罷？進過的話就不會提這問題了。最深情的人最容易受打擊，當強華低下頭，準備奉獻深情的一吻，他最擔心的不是女子會不會醒來，而是——他自己從愛情的幻夢中醒來了。



強華很可能不喜歡我這麼強作解人。他新婚燕爾，正在看她「在森林裏梳着長長的頭髮」，正在欣賞「她笑得如紅嫣的草莓」，他何曾把自己吵醒了？何況我用腦汁把他的心湖攪混了。讀他的詩，最好先把腦放逐，用心去感覺，你才能體會爲甚麼女子不在湖邊而在森林裏梳着長長的頭髮，爲甚麼在「雀鳥圍繞」中，你好像真的聽到了她的笑聲。而巫婆許下的惡咒，在讀了整首詩再回頭細嚼時，似乎也不怎麼惡，卻彷彿「美麗的錯誤」之類的咒語了。

醒的不是女子，是吻者，這是饒富奇趣的收筆，這奇趣卻是詩的最自然最貼切的結局，所謂「反常合道爲趣」也。我想強華可沒刻意要傳達甚麼，也許詩句就如水般從他筆尖流出來，有心人一讀，好不驚喜；可是須知若沒前頭的語言路程，這

奇趣卻也沒着落。比如「歌聲在風響中流出清晰的音質」這句，那樣不具體的名詞「音質」，怎麼卻讓我深感到歌聲的質感嗎？也許是整首詩輕快的童話式語言催眠了我，讓我輕易就隨着詩人愉快的聲音走進他童話的森林裏，而歌聲，笑語，風響，雲彩使我「傾力趕路」，迷迷糊糊地「在地平綫上挪移」，只爲哪只爲俯下頭，深情地一吻：

把自己吵醒了

我很想問強華：「我」醒了，她的睡夢持續不斷呀。是的，這正是這首詩的魅力所在：詩人自己是醒了，讀者卻不願意醒，他們都愛上那惡咒「孤獨的永遠孤獨／沉迷的不會醒來」，他們都願意沉迷在強華的愛情童話裏，他們都願意傾力趕路啊。

## 蕉風月刊訂閱辦法

- ☐ 蕉風月刊每本售價一元五角。
- ☐ 蕉風長期訂閱價格：半年六期八元，全年十二期十五元，包括郵費在內。（馬來西亞新加坡以外的訂閱者郵費另計。）
- ☐ 訂閱者請將訂費換成支票或銀行滙票或郵政滙票、連同下列表格掛號寄交。

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Sdn. Bhd.  
No. 10, Jalan 217, 46050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姓名（中英文）	
地址（英文）	
訂閱期數	期起至 期止。共 期。
訂費	\$
備註	

\*羅門

# 談「創作」與「批評」的

## 基本論點

「創作」與「批評」我曾把它們看成是轉動文學與藝術向前發展的兩組互相牽引的齒輪，「批評」這項嚴肅性的工作依我的看法與意見：

「批評」，應是較創作更艱難甚至更具優勢的一項工作，我這樣說，是把批評當作原作品的再度創作看；也就是批評家往往較創作者看得更遠更精深。其實這只是一種理想，因爲大藝術是創作方法的，不是被方法創造的，所以當一些批評家把過去已有的方法來套大藝術家所創造的新方法時，總有點勉強與無法吻合之感。要批評工作仍做得盡可能的接近理想，我認爲應注意與澄清下列的一些問題：

### (A) 批評的導向問題

- ①有人強調以「寫實主義」做爲批評的先決性。
- ②有人強調以「表現主義」做爲批評的先決性。
- ③有人強調以「超越主義」做爲批評的先決性。
- ④有人強調以「感情主義」做爲批評的先決性。
- ⑤有人強調以「結構主義」做爲批評的先決性。
- ⑥也有人強調「批評家必須就對象的本身看清它究竟真正是甚麼…藝術批評，必然要受第一手的知覺與感悟的性質的決定，在這種情形下，如果批評家的知覺遲鈍、感悟又弱，那麼再廣博的學問再正確的理論方法，也不濟於事。」



從上列的六種導向中，如果只採取單向進行，則第六項似乎比較接近理想些。而我的看法是：當廿世紀的藝術思潮，因「達達」大大解放了創作者的自由意念；因「普普」全然打破了材料與方法的運用界限，使藝術家進入全然自由創作的境域。任何狹窄的單向性的強調，都將受到可見的限制與阻礙，於是我們只能機動地納內各單向性的功能，使多向性創作的卓越性，歸化到整體所發揮的功能中。如果是這樣，批評所面對的主要東西只有兩樣：就作品的「生命內涵」與「結構形態」：

①作品的生命內涵：必須是生機勃勃的，具有深、廣度的與真實的；絕非是「智識學問的塑膠」所塑造的，而且能連結住宇宙萬物生命的永恒的基型，引起內心永久性的感動。

②作品的結構形態：必須是嚴謹、有序、穩妥與完整，而且具有新創性獨特性的形態。

將①與②放在上述第六種導向所強調的「第一手知覺與感悟的批評觀感」中，我相信它已含蓋了上述的五種批評導向的實質功能——如「表現主義」的內在傳達，同作品生命內涵的深廣度有關；如「寫實主義」，同作品生命內涵的真實性有關；如「超越主義」同作品生命內涵企圖連結永恒存在的基型有關；如「感情主義」，同作品內涵產生內心永久性的感動有關；如「結構主義」同作品結構形態中的媒體組合能力、內聚性、秩序性、完整性、新穎性與獨特性有關。

### (B) 批評的時空位置

①時間位置：一個批評家若站在古代與三十年代的时间位置，拿過去的語言形態與尺度，來評定七十年代他所不熟悉的詩的語言工作與活動的新環境，則絕對會產生差異。所以有些批評家，常把一些內行人看來並不怎樣的詩句，看成比李白與杜甫好；而把一些確實具有創意的好詩句，看不出好在那裏。這情形，也發生在繪畫方面。

②空間的位置：站在辭海裏看海的批評家，同一個站在海邊終日看海的批評家，必有不同的體認與看法。一個只在書本中了解文化的「地理環境」的批評家，同一個在動變的時空中從生活的實境中（也就是以真實生命投入文化的地理環境）重新了解文化的批評家，絕對是有差距的；一個只躲在博物館看櫺窗裏「山水」的批評家，他沒有跑出來，看明天的太陽是如何把不同的「山水」建設人們新的視境，他如何能有真見與真知對此下批評？如果一個批評家不站在東西文化於現代沖激的大亂面上，如何確實看見世界的新動向；如何看出趙無極與林壽宇兩位在國內外均被肯定的畫家，他們創作的位置（我相信我們極少數傑出的現代詩人，已進入近似趙與林的創作位置），是絕對的偏向「自我獨創性」又自然進入佔優勢與具世界性的「東方性」。

在以上①與②的闡述中，可看出批評的時空置確是重要的。否則我們便無法去實踐上述第六種批評導向，看清創作者究竟在那裏表現的是甚麼。事實上，創作者也一樣的敏感到時空位置的移動，是不斷的呈現出不同的創作成果。譬如站在七十年代看五十年代成名詩人的詩，已不像當時的那麼好，甚至有些已不好了。如此看來，批評家怎能站在原地不動，以固定的方法像提著「鳥籠」去把無限地變動的「天空」裝進來呢？而且批評家往往被視為是原作品再度的創作者；連原作品真正在探索與展示的是甚麼，都不太清楚，如何談有效與正確的批評？

### (C) 人性的弱點問題

①偏私：是自己人，便大捧特捧；非自己人，便一筆帶過，甚至抑貶。像這樣，如何談準確的批評呢？

②恩怨：有交情則儘量把美好的評語奉送；有怨，則使他成為漏網之魚，不見天日。像這樣，批評如何能建立呢？

上述的這兩種弱點，不但是在講求功利的現代社會中，抓住人性不放；就是在古代的文人當中，也無法根除，連杜甫在當時的詩選，也很少選他。這的確大大影響嚴正的批評，是可見的。此外，加上一般人的惰性，看到大家都那樣說，一個跟著一個都那樣說，既省事，又比較不會出錯。結果，事實上，並非完全是那樣；當批評罩上一層鄉願的霧，我們倒感到大畫家達利乾脆自己評定自己反而可愛了。

### (D) 廣告作業佔優勢的問題

廣告作業，雖不直接影響批評的環境，但間接混淆了大多數讀者接收「批評信息」的準確性。由於現代社會，對「廣告」力量的瘋狂運用與信賴，加上傳播媒體的多樣性，尤其是出版社，都有自己的出版廣告專刊，大事宣傳；報紙更是有把一些「輕量級」作家，於短期裏變成「文豪」的神通力量。像這樣，嚴肅性的批評，既少又不夠嚴正時，「廣告型」的批評模式，便無形中突現與佔據了批評環境，為廣大的讀者開「選看」之窗，看誰紅得發紫，又紫得發白。至於在孤寂與覺醒中，面對真實自我的作家，便只好去「背海」了。

其實批評這件工作，也並不難，除著重作品在美學與媒體上，所呈現的「新創性」與「工作能」外，更重要的，便是看它精神與思想的深廣度。一個偉大不凡的作家，最先決的條件，便是因他確實擁有偉大不凡的精神與思想境界。否則，那都將是比比皆是所謂流行的「名」作家，湊熱鬧罷了。

總之，批評是一項具有高度智慧與良知良能的工作，若不能澄清上述的四項問題，使之合理化與準確，則批評反而帶來不良的效果與負面現象。



# 鍛接的鋼

## 論現代詩中古典素材的運用

一九一七年劉復發表「我之文學改良觀」與「詩與小說精神上之革新」，對傳統韻文提出改革見解，主張「創造新韻、增多詩體、增加無韻詩體」等，堪稱中國新體詩的發軔。

在新體詩發展的過程中，最大的一股力量便是反古典浪潮。新文學運動初期，爲了脫離舊體詩的束縛，於是援引自英美的格律詩派，取法自法國的象徵詩派紛紛出籠，一九三七年第二次中日戰爭造成了新詩全新的趨勢，現代主義的發展被基於宣傳需要的通俗實用主義所淹沒，適合朗誦的宣傳詩大量湧現，幾乎各派詩人都投入宣傳文學的陣營，雖然揚棄了各種西洋詩學的影響，而走向社會寫實的路線，在詩中露骨地喊出中國與泥土，但，在當時創作的實踐中，我們可以發現他們雖專注於民族精神的展現，依舊未能自古典材質中吸取營養，反而更進一步邁入了平民化、大衆化、煽動化的功能主義觀，可以說完全和傳統源流相抗擯。政府遷臺之後，臺灣詩壇有兩股主流：一是日據時代遺留下來的臺灣詩人，在遷臺初期仍未有團結的行動；一是從大陸遷移而來的現代詩人，在一九五一年創立的新詩週刊首先帶來新詩的火種。一九五三年紀弦創立現代派時，也同時吸收許多傑出的臺灣詩人，勢力一時籠罩整個詩壇。現代派揭櫫六大信條（註一），其中第一條謂將「揚棄並發揚光大地包容了自波特萊爾以降一切新興詩派之精神與要素」。第二條「認爲新詩乃是橫的移植，而非縱的繼承」是完全接受西洋傳統的態度。其第三條「詩的新大陸之探險，詩的處女地之開拓」、第四條「知性之強調」、第五條「追求詩的純粹性」，其間分別表明前衛運動的態度，正是中國古典抒情傳統的強烈反動。他們肯定詩乃爲藝術，與中國爲人生而藝術的傳統也背道而馳。

現代派成立後的第二年，創世紀詩社繼起，早期主張「民族詩型」，旋即放棄，既而大力提倡超現實主義，一時橫行六〇年代

詩壇，不論語意、句型、結構以及詩想的運作等，都完全乖離中國語文的正軌。當時的《葡萄園》詩刊雖然起而抨擊創世紀詩社，但觀其創作的實踐，並未真正回歸傳統與古典，只是將風格導向大衆化、通俗化、明朗化的路線而已。另外《笠》詩刊大部分同仁極力凸顯詩人的本土意識，就「整體性」的傾向來看，更遑論回歸中國傳統。至七〇年代，在關、唐引發論戰之後，出現鄉土寫實派，堅決主張臺灣本土意識，表面上號稱寫實主義，其實延用了現代主義的技巧、自然主義的精神、政治口號式的外貌，空有意識型態而並未切入寫實主義美學的核心。自然，他們對中國古典的素材，尤棄之如敝屣。

從另一角度來看，各種對古典的反動勢力，並未能完全阻遏古典素材與新詩結合的歷史性使命。以初期強烈反古典詩的胡適、劉大白而言，他們雖然用白話寫詩，但其作品其實深具古典詩的精神。在新詩草創期最成功的詩篇，如沈尹默的「三絃」等之所以成爲名作，評者以爲正是「由於中國文化在他生命中形成一股凝聚力量，於是雖用白話，卻絲毫不覺其散漫。」（註二）事實上有些作家也曾嘗試古典與新詩的結合，例如新月派健將朱湘，其作品雖多西洋詩風格的移植，但他的長詩「王嬌」，敷衍自明代「今古奇觀」中的故事，便是援引古典題材入新詩中。至於新月派詩人在格律上的建樹，固然從西洋古典期詩型獲得較多啓發，然而新月另一健將聞一多已發現盲目模倣西洋風格的弊害，強調新詩的時空背景應民族化、本土化，故他的詩，不論辭藻、典故或意象大有依託於中國傳統文明之處。

五、六〇年代臺灣各大詩社的整體主張，若非西洋式的浪漫抒情，就是屬於前衛的現代主義運動，只有少數個別詩人發現「橫的移植」的最大危機，乃是缺少血源證明。楊牧便揭示中國的現代詩只強調「現代」，並未強調「中國」，是故他們最優秀的作品置之近代歐美詩中，竟可以與外人並列，但

卻「令人無從辨認其血源」。楊牧建議詩人們徹底把「橫的移植」忘記，把「縱的繼承」拾起；停止製作貌合神離的中國現代詩，積極創造一種現代的中國詩（註三）。我們從當時幾位鍛接古典與現代的詩人作品中，確然也看出可貴的成績，第一位是鄭愁予，楊牧特別推崇他是「中國的中國詩人」即給予他清楚的血源證明，又贊美他「繼承了古典中國詩的美德，以清楚乾淨的白話爲我們傳達了一種時間和空間的悲劇情調。」（註四）余光中在長期創作歷程裏，一直是「縱的繼承」與「橫的吸收」雙管齊下，以顯現其融匯中外，通變古今之才。但是，在八〇年出版的「余光中詩選」，作者在自己五百三十首作品中選出一百零九首詩爲代表作，選出的作品，不論在題材與精神上，都是以「中國」爲主。做爲一位自覺性極高的詩人，余光中近十年來刻意把自己塑造成一個古典精神的傳薪者，其對中國傳統的肯定是非常確鑿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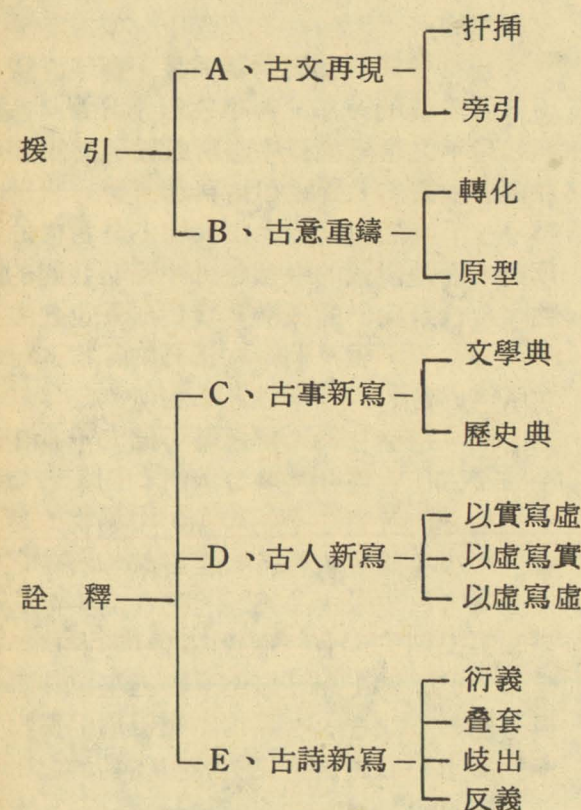
楊牧早期以葉珊爲筆名時，寫了許多浪漫甚而濫情的詩作，西化色彩十分濃厚，但在七〇年之後，融貫中西，且特別肯定現代詩要有中國的「質地和精神」，要「回歸古典」，「我們創造的中國詩，不是古代的中國詩，而是現代的中國詩；中國是我們的本位，現代是我們的風貌。我們無意也無力拒斥西方文學，但我們是有選擇的，擇其可以攻錯的成份……」（註五）在他六二年五月寫成的「招魂」詩（副題是「給二十世紀的中國詩人」）便呼喚著詩人們「回東方來，季候的迷失者啊」（註六），在楊牧的詩作中，六八年的「續韓愈七言古詩山石」之後，便時常出現以古典爲題材的作品，如「延陵季子掛劍」、「將進酒四首」、「秋祭杜甫」、「林沖夜奔」以至「妙玉坐禪」等等俱是佳作（註七）。讀者不難看出，楊牧逐漸發展出一套寓古典質材於現代精神之中，並集歷史詮釋於一身的敘事詩型——基本上他們是介於抒情史詩（Lyrical Epic）與詩人史



詩(Art-epic)之間的作品。在七〇年代崛起的新生代詩人，如羅智成、楊澤、寒林、楊子澗等等，都對古典質材有相當的擷取與運用。這種風習在詩壇上雖然並未蔚為一股大潮流，但其一衣帶水，舒緩的影響力一直持續至八〇年代仍未歇息。

古典質材對現代詩的影響有兩方面，一是古典韻文在音韻、格律、句法、章法等形式或技巧的啟發。一是古典意象、風格、材料等對現代詩內容的滲透。本文僅就後者進行討論，且把時空坐標訂位於一九四九年之後臺灣地區發表的作品。

古典素材在現代詩中衍義的關係可分兩大類：一是援引，一是詮釋。前者或援引文字，或意象。後者則可將古事、古人、古詩重新鑄造，賦予新靈魂。其各類之間，或表現方式，或素材性質不同，為了討論的方便，再酌予細分。表列如下：



古文再現，是援引古人的文字，有直接節錄的，例如羊令野「劍潭吟」末段：「今夜／也有一個失落寶劍的人／得得馬蹄聲／踏不出燈火的歸程／行吟復行吟／把柔情清夢／都付與淚眼酒痕／『風塵三尺劍／社稷一戎衣』／萬種憂憤／一般淒清……」（註八）本詩是因「劍潭」地名給作者寶劍沉潭底聯想，又引申至自古英雄如寶劍，總是「萬種憂憤，一般淒清」，淵明的詩句及淵明的生命型態，正是寶劍沉潭底的寫照，故作者直接把詩句扞插進去，不但未有生硬侷促之感，反而更凸現這一類型人物的悲愴情境。可是，扞插法最難在精彩的截取與妙合天契的插入。

旁引是更改前人的文句以入詩。多半取原句的正義，余光中最擅此道。例如「贈斯義桂」末三行：

只白了少年頭老了歌者  
偏是落花的季節又逢君  
海景縱好非江南的風景

作者自云：「凡熟悉杜甫七絕的讀者當然都看得出，今之歌者幾乎和李龜年疊而為一了」可謂是作者旁引岳飛「滿江紅」、杜甫「江南逢李龜年」等詩為典的目的。但是，我們看余氏另首「戲李白」首段四行：

你曾是黃河之水天上來  
陰山動  
龍門開

而今黃河反從你的句中來

二者並置，優劣立判。余氏自云在處理古典題材時「常有一個原則，便是古今對照或古今互証，求其立體，不是新其節奏，便是新其意象，不是異其語言，便是異其觀點，總之，不甘落於平面，更不甘止於古典作品的白話版。」（註九）上引「贈斯義桂」詩句便是企圖將古今對照進而印証、疊合，其用意甚佳，但效果不彰。「白了少年頭」，固是呼應斯義桂唱「滿江紅」，並雙關唱者，甚至作者的愛國情操。第二、三句直截杜詩「正是江南好風景，落花時節又逢君」，但

以「海景」銜接「臺灣」。余詩結尾慨嘆二十年來仍然流落於海島，不能返回「江南」故土，比諸杜甫、李龜年更形淒慘。這種擷取古人詩意以陪襯自己處境的作法，其情故可憫，但余詩出入古今之際，其處理手法略嫌草率，寄旅無根的感覺全依賴原詩的文義和意象來傳達，故托巧卻不見高明。但「戲李白」則不然，作者附記已註明此詩源於李白「黃河如絲天上來」、「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等詩句，且云「詩贊黃河，太白獨步千古」、「就逕尊李白為河伯」。李白既能把黃河的偉大氣魄歌詠出來，故余詩贊美李白的詩才亦如黃河，這是合理又極巧妙的安排。「而今黃河反從你的句中來」倒過來，黃河附李白詩之驥尾而不朽，此句與首句相對，文字雖俗成，但巧妙異常。綜觀這四句詩中的「黃河」涵蓋面極廣，它既是李白當時的黃河，又是余氏寫作時的黃河，也是李詩、余詩中「意象」的黃河，同時，它也是「人」，是天上神仙下凡。其間可斲性實在非常高。在現代詩中古文再現的例子實在不勝枚舉，此處亦不必再多引例子。

古意再鑄，若把古人已表達過的意象、詩想，重新用現代的語言表陳，則是「原型」。若能再賦予新意義，則是「轉化」。余光中「中秋」（註一〇）首段云：

一刀向人間，剖開了月餅  
一刀向時間，等分了晝夜  
為甚麼圓晶晶的中秋月  
要一刀揮成了殘缺？

此詩中的「中秋」時間恰好與秋分疊合，這種巧合在詩中恰好用來強調「刀」，把時空切成「殘缺」。此詩用了中國傳統對中秋的觀念、詩文中在中秋團圓的意象為背景，但轉而寫中秋之分。此外，這首詩的可貴不只在寫中秋時夫妻的分離，實乃暗示中國問題，尤其上引四行，含蓄蘊藉，可惜詩後五段專注於夫妻之離而未能兼顧中國之分，實為遺憾。

非馬的「石頭記」（註一一）

你再怎麼  
捏起拳頭捶我  
用滂沱的淚水  
淋我  
我都只能給你  
一個無奈的  
苦笑

至於掠過我臉上  
那陣紅暈  
我早告訴過你  
是夕照  
你不信  
我也沒法

這是首非常成功的古意轉化作品。中國人對婚姻一向認為是前生命定的。紅樓夢（又名石頭記）中以賈寶玉、林黛玉代表這種循環的宿緣。他們的前生，神瑛侍者（寶玉）以甘露水灌溉絳珠仙草（黛玉），所以投胎為人後，黛玉要一生以眼淚來還報寶玉之恩。這種宿命論是雙方主動的，相吸引的。非馬在詩中，借用紅樓夢的神話意義，但改變「石頭」的態度，認為被愛只是被動的、外燦的，而且還是無奈的，在環境（夕照）的逼迫下，愛情的進展無疑是情勢所肇（無奈的苦笑）。因此，紅樓夢中的「石頭」象徵人類的情根、情種，在此便有了翻案。它確較能表達二十世紀人類的情境。

鄭愁予的名作「錯誤」（註一二）是成功的古意「原型」再現。它承受中國古代閨怨詩詞的傳統，誠然是溫庭筠「憶江南」的再造。但，比諸溫氏「過盡千帆皆不是」，鄭作又要含蓄蘊藉許多。然而，原型再造之可貴尚不僅止於此，鄭氏用了大量古典詩詞慣用的意象，如容顏、東風、柳絮、春帷、蓮花、窗扉、馬蹄等等，但卻編造出純淨的白話詩語言。例如「東風不來，三月的柳絮不飛」，東風、柳絮等陳舊的意象續以「不來、不飛」立時化古典為現代於不着痕跡。



通首如此，怎不會令人拍案叫絕而低迴再三。

去國懷鄉也是中國古典詩詞中的重要母題原素。王維「九月九日憶山東兄弟」、張繼「楓橋夜泊」、張祐「題金陵渡」等皆為著例。當我們熟悉了古人表達懷鄉情結的慣有模式後，再看鄭愁予的「邊界酒店」（註一三），定然令人耳目一新。作者選取在「邊界」的猶疑躑躅，正是戰後渡臺一代經常遭遇的矛盾，選材能在陳腐中翻新已不容易，而「多想跨出去，一步即成鄉愁／那美麗的鄉愁，伸手可觸及」表達內心的衝突也是前無古人的，抽象的情緒之成功的具象化，亦莫此為甚。「原型」之再造，仗恃於技巧者為多。例如洛夫的「邊界望鄉」（註一四），當詩人的望遠鏡「望鄉」時：「當距離調整到令人心跳的程度／一座遠山迎面飛來／把我撞成了／嚴重的內傷」，論者以為勝過王安石的「兩山排闥送青來」，因為它除了完全表達王詩的藝術效果外，又能與詩人當時的心靈活動相契合，在情景相偕之下，還能以景物映襯情感。（註一五）

把古典的事、人或詩改寫，作者進行的無非是再詮釋的工程。其詮釋的角度很多，基於肯定者，則將古人古事細膩化；基於否定者，則做翻案文章，還有借古以喻今者，則古典人事只不過是作者掌中的工具。無論基於那一種角度，詮釋的立場仍不能離開作者的時代及現代詩的藝術範疇。

古事新寫，有運用文學作品中的典故者。例如楊牧的「妙玉坐禪」、「林冲夜奔」（註一六），羊令野的「伐桂人」（註一七）等。

「妙玉坐禪」取材於「紅樓夢」中的妙玉，且大抵以高鶚續的第八十七回為主。曹雪芹在前八十回中敘寫妙玉比較含蓄空靈，但高鶚第八十七回根據曹氏第五回妙玉的判詞「欲潔何曾潔，云空未必空；可憐金玉質，終陷淖泥中」而寫，很落實的敘寫妙玉在檻內檻外的掙扎及安排她悲慘結局的伏筆。楊牧根據此點，用現代詩再現妙玉的情境，

可說是將文學典的深入詮釋，它成功的地方是心理描寫極為細膩，意象精巧、繁茂，轉折自然，文字典麗。「妙玉坐禪」題目已含諷刺之意。其第一節題名「魚目」，本指木魚之目，實亦雙關魚目混珠，正諷妙玉之假坐禪。首句「甚麼聲音在動？是柳浪千頃，快綠／翻過沉睡的床褥……」且詩中一再重複，很機巧的把賈寶玉，那使妙玉心動的人「怡紅公子」的住處「怡紅快綠」鑲鉗進去，分明以「快綠」雙關寶玉。讀者一開始，便認知妙玉在「結跏趺坐禪床／忘想必須斷除／一心趨真如」（再次鑲鉗紅樓夢文字）只造成了相反的愛之悞渴。比諸高鶚，楊牧更直接而露骨的直探妙玉性的需索。更令人驚訝的是妙玉不但清楚的知道寶玉「你從何處來」也了然將「向去處去」，同時她也「我認識自己的歸途／迷路只是一種託辭……」再次借用紅樓夢中的「迷路」事件來雙關妙玉清醒的知道是「甚麼聲音在動」，可嘆的是「縱使我一生苦參也無從涉渡」充滿了無可奈何的悲劇感。紅樓夢中的妙玉本是宦家小姐，只是自幼多病，無法醫治，只有入了空門方才好了。她才十八歲，又帶髮修行，在在證明她出家並非是自己由色入空而遁入佛門，是故她之不易坐禪也是合情合理。楊牧詩中雖未能就原題材與內涵變出新意義，但深切的掌握人性互古以來難以克服的弱點，實亦不可多得。

「林冲夜奔」在題材與內涵上較前作更少發揮。此詩最值得注意的是它在創作上的實驗性極高，作者完全把水滸傳中林冲的「夜奔」，用不同人稱立場的聲音來表達。故第一折以風聲為主，風雪混聲為副。第二折用山神聲為主，判官、小鬼混聲為副。第三折以林冲聲。第四折以雪聲為主，風、雪、山神聲為副。此外，本詩敘述觀點的運用也極具實驗性。第一折，把無生物的「風」擬人化，以風為第一人稱觀點敘說，第二折改為山神，三折為林冲，四折又改為無生物的

雪，完全突破一般詩人或以作者為第一人稱，或以古典人物本身出發，或以全知觀點來寫的習慣。本詩的可貴意義實在於此。

「伐桂人」取材自「酉陽雜俎」吳剛伐桂事。它與古希臘神話西西弗斯推滾石上山的內容一樣，是人類互古以來就具有的悲劇性的原始類型。文學家以不同的文類重新表現這個主題的大有人在。羊令野亦然，它強調「桂樹」的象徵意義是吳剛自己的命運，那是永遠無法征服的。比諸白萩以「雁」（註一八）來表現這個主題，「伐桂人」較少一股倔強不屈的氣格。

以歷史典入詩，便能寫成現代史詩。它必然具有批判古事或借古諷今的作用，往往那是長詩。林耀德「大汗的塚」一百行，取材於《蒙古黃金史》及《蒙古秘史》等史料（註一九）。洛夫及陳冠華分別寫了一百卅行、二百四十行的「長恨歌」（註二〇）都取材於唐代歷史。

在歷史上，成吉思汗締造了蒙古的黃金史，他是蒙古的光榮，成為蒙古人精神上的神。「大汗的塚」充分掌握了一位成功偉人的特色，詩篇開始是大汗對臣民的昭示，可看出他在人民心目中崇高的地位。第四至六段詩仍以他的昭示來表現其雄才大略：「北方的版圖是沒有意義的／那兒的冰雪佔住大地全部的留白／放在我的秤上，卻找不到刻度的變化」、「南方的沼澤／會輕易陷住蒙古的巨蹄／我們的馬匹可以渡過／我們的靈魂卻無法渡過……」「我的愛將們／把劍指向落日的去處吧／將那龐大的草原圈入我的牧場／讓西方所有的人口匍匐／任他們一切的語言摔碎／戰爭會是他們的宿命／也會是我們的……」大汗不想北征，因為冰雪覆蓋的北方無用武之地。南方的中原，對游牧民族而言只是沼澤，不僅農居的南方風土，也包括中原文化，都是蒙古人無法長久盤踞的，大汗的眼光獨獨向西方投射，這正是大汗高瞻遠矚之處。

跟輝煌的成吉思汗時代成天壤懸殊對比

的，是當前蒙古的政治悲劇。這是本詩最強大的兩股內在抗衡力量，它浮現在詩表層的，則是形式和本質上雙重的異質組合。例如一、二段詩用古代大汗的昭示語言，第三段則轉入當前蒙古的實景，並提出「大汗的塚終於走失」的重要事件及其象徵意義。第四至六段又回復昭示語言，第七段又轉為當前實景……整首詩正是如此交錯運行。在抗戰前，蒙古人怕日軍破壞大汗的塚而暗中遷移墓地，此後便不知去向。作者把這件史事抽離出來成為蒙古現代悲劇的背景故事，他們失去了大汗，便失去了民族精神的仗恃，連他的塚都保不住，証明蒙古人的不肖無能。故今天，蒙古分崩離析，變成「三塊不同層次的赤色區域」——成為蘇聯體制下一個「布利亞特共和國」，號稱獨立而實為蘇聯羽翼的「蒙古人民共和國」，有「三座首府」，分裂至此已夠悲哀，全詩結尾兩句再以千鈞之筆收束：

三顆玻璃眼珠互相以懷疑的目光瞪著  
臆度是誰吞噬了大汗失蹤的塚

大汗塚之遺失，其實是象徵蒙族後繼無人，大汗精神消失，那些不肖子孫不但為強權勢力所分裂，甚至還互相猜忌，「玻璃眼珠」正是深刻而允當的諷刺。

本詩另一主題在第九段呈現，大汗在塚裏仍緊握雄劍，英雄與名劍能成就豐功偉業，但英雄死而成髑髏，名劍也「銹蝕」成廢鐵。林氏在詩中詢問「最強大的美是甚麼」，劍的回答是「是動的極緻／以靜之容顏寂滅底全部過程」仍然充滿反諷。此處仍可與全詩主題銜接，英雄名劍後繼無人，其豐功偉業亦只曇花一現而已。

「大汗的塚」從歷史延伸至現在，已不僅是借古諷今的史詩，而是與現實結合的嘲諷詩篇，其意蘊能歷久而彌新。不過本詩的結構特別怪異，它打破時間與空間的次序性，使現在流入過去，過去滲入未來，歷史成為間斷的片斷而不連續的存在，在並時呈現的文字中，不斷進行互相「衍異」的過程，



讀者於本詩的閱讀過程中，似乎一再被刻意地引開主題，其實是被引入主題，實為螺旋式的向內凝聚的結構模式，本詩的詩想已突破時空的秩序性而迂迴地將關連主題的現象和事件一一綴補成網，凡此種種特異的技法，恐非一般讀者所能接受，雖現雄圖與經略，亦足見作者在結構和主題雙方面皆不免有炫奇好怪之癖。

洛夫的「長恨歌」論者甚夥（註二一），而陳冠華的「長恨歌」則較少受到注意。這兩首詩都以楊貴妃、唐玄宗為主要題材。不過洛夫所擷取的原始素材不出白居易「長恨歌」之外，而陳作則歷史資料、文學典故並取。同時，它除了「序曲、尾聲」放在首尾，中間五段分別以「宮、商、角、徵、羽」統一五個段落，可見出作者蓄意以五音本身的情緒象徵做為每段的基調，成為內在音樂性的暗示，仍然想扣合「歌」的意義，可見詩人用心之所在。兩詩在主題的發揮上，很湊巧，他們重寫中國古代的故事，卻分別在詩題下引用外國人的名句，洛夫引巴爾扎克「那薔薇，就像所有的薔薇，祇開了一個早晨」，陳氏引杜思妥也夫斯基「恨是因為不能再愛而來的痛苦」，除有不倫類之嫌外，由此亦可看出二詩在主題上的歧義。洛夫以薔薇象徵人間美好的事物，包括性愛、女體等等。但只擁有一個短暫早晨的性命，其慮患也深。在詩中，作者致力於「紅顏薄命」、「愛情虛幻」的主題，並追溯其所以然的原因，是玄宗昏愎，耽於淫慾，把貴妃當玩物，既輕視了愛情，也忽略了社稷，因此引來戰爭。然而，這所有的過失，竟由無辜的楊貴妃來承擔。這是作者超越時空的控訴，也改變白居易會當婉轉的風格。洛夫嶄新的詮釋，令人耳目一新。陳氏「長恨歌」則不出白居易籠罩之下，也就是它遵循長久以來對玄宗貴妃事件的通俗見解，並未用新的價值，加以描寫不精，語言渙散，徒以敘事結構支撐全局，使得本詩的質地相當脆弱。

介於文學典與史事典之間的，還有神話

典，大荒曾有系列的「古代神話」詩作。例如他的「奔月」（註二二）主要取材於淮南子覽冥篇，但又參酌其他古籍記錄的傳說以組成新詩。「奔月」的結尾扦插李商隱的「嫦娥」句：「嫦娥應悔偷靈藥，碧海青天夜夜心！」以古典題材及詩句穿梭於白淨的現代語言中，大荒的詩有可貴的成績。辛鬱曾譽大荒「取材中國神話中那種對中國人文精神的執着性」對現代詩壇有可貴的貢獻（註二三）。

古人新寫是中國詩人的傳統習慣，寫古人不必有敘事架構為之事，可單寫人品風格，故有虛實之交替掩映，在現代詩中，有借古代之真實人格而遙寄作者之懷想，是為以實寫虛，有改造古人概念化之形象，另創可能實存於人間的人物典型，是以虛寫實；有以架空之古人來寄託作者之思想者，為以虛寫虛。

以實寫虛，來自傳統的詠史詩，諸如寒林的「灞橋上的烟雲——給賈島」、「松月下的清芬——給孟浩然」、「秋水——給杜甫」、「錦瑟——給李商隱」，羊令野「祭屈原」羅智成「李賀」（註二四）等是典型之作。詩中對詠歎的人物或同情、或敬仰、或哀悼，無不是正面的「思古之幽情」，往往作者還能以他人之酒杯澆自己之塊壘，如「李賀」詩末三句：「枯骨緊守的詩情／像擾擾磷光／眷顧著陽光照不到的心靈」則是李賀與作者雙寫，仍然是中國傳統詠史詩的作風。

以虛寫實，是援引或改變古人現成的形象或名字。人物在歷史上的真實面貌並不重要，作者僅是借古人古事的表象再造一全新的典型人物，寄寓作者的思想。羅智成「耶律阿保機」（註二五）並未刻意去尋找歷史上主角的歷史資料。乃是作者揣想，一位開國國君，足以擔當「偉大」的人物是怎樣的形貌，結論是「偉大是足以承擔缺陷的／那些並不傷害他的仁慈、詭譎與／從容」、「偉大總包含著／渺小的人格所不能承擔的／衝突與雜質。」作者實在並無意追蹤耶律阿

保機個人的真實面貌，他只是借這個名字表達個人對「偉人」形象的模擬。

鍾玲的「西施」（註二六），是對一般傳說中的西施做翻案。一般傳說是西施與范蠡相戀，吳亡後，他們倆同泛五湖而去。鍾玲查証了許多資料附在詩後，以証傳說其來有自，再做其翻案詩，她筆下的西施雖然也是奉句踐密旨來「迷惑你的心智／煽動你的雄心」，但在夫差降服了衛君魯君後，「也降服了浣紗的美人」，這是此詩最大的翻案：西施愛上了夫差。且因西施的愛，再創了意氣風發的夫差，是故，當句踐兵壓吳境時，西施是「怎麼捨得你步向滅亡？／我捧心的原因無人知悉」以新角度詮釋「西子捧心」。本詩主題是美人雅愛英雄，此想固然很好，同時也因美人而再創更意氣風發的英雄——如此則夫差必不會陷溺於醇酒美人之中而荒廢國事，又怎會在要稱霸諸侯的雄心之下，兵困姑蘇山頭呢？此點作者尚未能自圓其說，也顯見其仍延用舊傳說的枝節而產生了矛盾。

以虛寫虛則是用架空的古人來寄託作者個人的思想。楊澤的「漁父·一九七七」（註二七）跟前述羊令野的「弔屈原」完全不同。作者在詩間引用了許多屈原詩文的片斷。但不論是屈原或者指點屈原迷津的漁父，在此詩中都架空為象徵性的意義，詩題「漁父·一九七七」便是古今的對照。作者在迷途中仍指望兩千年前或者今之漁父指點迷津。其實，在夢與現實之間，他已選擇了跟屈原同樣的「兩千年後繼續流放的命運」，那是詩的國度。在屈原的時代，或今天「撈沙石的機器轟轟作響」的時代，詩都沒有受到真正的肯定，不論是屈原或陶潛或作者的詩都被「他們將用單一的經濟學觀點來解釋你的詩。」在以經濟掛帥的現代，詩人的徬徨無法卜居，實更甚於屈原時代。所以詩尾「而兩千年後，我仍然在此——／觀望，猜疑；／啊，一株無言的落葉木」充分表現詩人既執着又徬徨的心態。

此詩的第二個主題，是針對詩的政治和社會功能而質疑，第八段：「撈沙石的機器繼續轟轟作響／我甚至——啊，甚至不敢向不遠處的大海探問／相對於大海，千古的良苦詩心是否祇意味著／一種無效的抗辯？」大海是不朽的，且是多功能的、強盛而生生不息的，但是詩呢？詩像火一般：「火在火中憤怒燃燒著／愛者如何能在愛中靜逝／流放者在流放中找到意義？」兩千年前的屈原是高蹈而孤獨的，他流放的生命，用生命寫下的詩篇，在講究功能效用的社會裏以及追求現實利益的政治環境中，價值究竟何在？作者一再延用河的意象，且「我們如何重新向漁父肯定河流的意義？」「水的方向雖然不一定是／歷史的方向／水的方向是人民的方向」這裏表達作者的詩觀，相對於高蹈的屈原，而要走入群眾和現實。詩之政治化、社會化、寫實化，可能是作者省思的結論之一，但由詩尾的猶疑，由詩題之「漁父」隱含詢問之意，作者也僅是以懷疑論的觀點假設出一個沒有結論而已。

羅智成的「問聃」（註二八）也是同類作品。楊牧在《傾斜之書》序表有中肯的分析。孔子曾經適周問禮於老聃，但史書記載過於簡略，作者也無意援引古事入詩。他只是借用孔子與老子分別代表儒道二家最高智者的形象，來重新建構自己哲學性的省思。正如楊牧所說，作者「通過聖賢的對話，充分表達了他對於文化和歷史，對於理想和氣力的思考。」更實在說，羅智成於「問聃」一詩其實並未深入揭發「問聃」的中國式古典經驗，不過以古典人物的表象和辭藻掩飾其西化的思考辯証而已。

古詩新寫，有就古詩內涵而改寫者，其意蘊仍在原詩籠罩之中，是為衍義。例如楊澤「旅夜書懷」（註二九）在詩題下抄錄杜甫的「旅夜書懷」很明顯的告訴讀者，從詩題至內容都襲自杜詩。楊詩首段前半是：

雨夜，經由雨聲  
我獨自穿越星垂的平野，順着



古代的大江而下，髣髴一葉小舟……  
天地如寄，我的感懷多麼像  
世襲的星座，蒼鬱森然的秩序  
舟上的人並未察覺  
秋水冷澀。湧流的——  
詩人，是大江還是月  
是時間還是，你苦苦飛旋的  
沙鷗？

讀者不難看出它如何消化杜詩的文字意蘊，  
杜詩的地點本在大江的小舟上，楊澤改爲星  
垂的平野，把大江抽象化，象徵杜詩永恆的  
造詣。時間、空間的調整非常自然妙造。對  
杜詩文字的吸收也能翻騰變化，最後四行尤  
見功力。首段後半：

我獨自穿越星垂的平野，沿着  
古代的大江，我獨自  
浪跡來此；  
站在永恆的對面，像群山一樣  
沈吟你的名字  
天地如寄，詩人

難道這就是你要告訴我的一切？……  
前半段猶在杜詩籠罩之下，後半段則延伸至  
作者的「書懷」，杜甫曾歎惋「名豈文章著」，  
是抒懷，此處楊澤讚歎杜詩已能永恆不朽，  
是抒自己之懷。楊詩第二段加入安史之亂時  
「數省烽烟圍困」詩人，秋風吹破詩人的茅  
屋「卻沒有吹落你的執着與迂闊」，作者把  
杜甫譬喻爲「苦苦飛旋的沙鷗」。第三段與  
二段一樣，都是楊澤個人的感懷由杜詩延伸  
出來，「感事憂時，花淚鳥心」全詩除了杜  
甫「旅」詩外，作者還吸收其他杜詩文字，  
以証明「你的一生原是詩的廣大身世」，是  
對杜甫生命的詮釋，對杜詩價值的肯定。尾  
段敘說誰是杜詩的承襲人物？末二行：「月  
湧江流，我願是——／你高古文體的繼起」  
從杜甫的「旅夜書懷」緊緊扣合楊澤的「旅  
夜書懷」，結構上精妙完整，意蘊飽滿充  
實，誠爲佳作。

就衍義的角度來看，楊詩能入於杜詩之  
內，來往自如，又能出乎杜詩之外，行走無

礙。衍義看似籠罩於原詩之下，但絕不是原  
詩的白話翻譯，或白話改寫，楊詩緊扣杜詩  
之「書懷」義，針對杜甫之情懷，延伸而鋪  
展其孤懷，最後回馬一槍，拍至作者自己的  
「孤懷」——「我獨自／浪跡來此；」願意  
做那傳薪火的後繼者，詩題及內容才有雙關  
的意蘊。而楊詩企圖容納的除了杜甫詩作「  
旅夜書懷」外，也推衍至杜甫的生命。同時，  
楊詩記敘安史之亂的背景，所以也包容了那  
個亂世。是故楊詩企圖把杜甫的詩作、生命  
與時代，重新聯立於新作之中，看似歌詠不  
朽的詩聖，其實更透露自己遠大的抱負。不  
過就全詩迴腸婉轉的詩風，蘊藉內斂的意  
想，全詩末句自抒懷抱之句則嫌露骨直率了  
些，不宜直陳，應用譬喻。

疊套，是套用舊詩的句型、結構或文字。  
例如楊澤「拔劍」（註三〇）：「日暮多悲  
風。／四顧何茫茫。／拔劍東門去。／拔劍  
西門去。／拔劍南門去。／拔劍北門去。」  
句型完全出自樂府詩「江南」。後者原是  
相和歌，「魚戲蓮葉東」以下四句原是和聲。  
故「江南」詩前三句一人唱，後四句四人同  
和，因此朗誦時不會有呆板的複沓之感。楊  
澤套「江南」詩句型，必然不可能利用相和  
的功效，但竟然也沒有複沓累贅的毛病，因  
爲後四句的重複，恰足以強調「四顧何茫茫」  
的蒼涼之感。「拔劍」沉雄悲壯，一改「江  
南」之旖旎柔媚，短詩竟能如此拔然而起，  
足見功力不凡。

余光中「公無渡河」（註三一）套用樂  
府「公無渡河」，後者原是寫夫婦殉情之作。  
余詩斷章取義，援用精巧：

公無渡河，一道鐵絲網在伸手  
公竟渡河，一架望遠鏡在凝眸  
墮河而死，一排子彈嘯過去  
當奈公何，一叢蘆葦在搖頭

一道探照燈警告說，公無渡海  
一艘巡邏艇咆哮說，公竟渡海  
一群鯊魚撲過去，墮海而死

一片血水湧上來，歌亦無奈

第一段四行的上半四句恰好是原樂府整首  
援引。至第二段改置下半四句，但文字略有  
更動。余詩寫鐵幕中人民爲追求自由，雖經  
層層關卡、無數警告，仍然奮勇「渡河」，  
終於爲自由而殉死。作者的歎惋不僅借樂府  
詩字面的力量，而且援引樂府詩中的故事：樂  
府詩原是妻子見丈夫橫渡急流，故追來阻攔，  
終因不及，丈夫墮河而死，妻也投河自殺。  
在自殺前彈着箏篋唱出這幾句哀歌。余詩  
末句「歌亦無奈」正是借用此意。

蘇紹連把杜甫「春望」詩變型而改寫，  
題目仍名「春望」，同時閱讀蘇詩必須先讀  
杜詩才能了然並欣賞。因爲杜詩成爲它的大  
典故，背後的骨架，能貫串全詩，也唯有並  
讀，才能看出蘇詩妙手點化之處。此詩實爲  
變體疊套之傑作（註三二）。

歧出，是表面在古詩的籠罩之下，其實重  
做偏斜的引述。羅智成、曾淑美、林婷等都  
曾就樂府「上邪」詩重新改寫（註三三），  
而締造不同的成績。從古樂府到上邪注，  
都是對愛情的詮釋，主題標目相同，都証明  
愛情在人類生命中的重要性及永恆性，但詮  
釋的技法、風格及內涵卻各不相同。樂府詩  
的文字精簡，只有七句三十四字，內容單純  
而情感熱烈噴薄，極具震撼力。羅智成一變  
而爲他自己的風格；詩思深邃綿邈，語言輕  
巧淡遠，極富媚力，尤其是它反映了現代人  
的愛情困境。試看首段：

上邪

在最黑暗的時刻醒來，祝福妳。

誰也看不見眼前的深淵呼吸。

我投下一枚石子，去探測妳美目的深度

回響在一片森林裏迷失。

不復起

一開始，便可看出它與樂府詩的風格背道  
而馳。它不是對感情熱烈而專注的肯定與追  
求，讀者不難看出現代男女間，複雜而迷離  
的關係。全詩敘寫男女雙方對愛情的需求，也

肯定對方在自己生命中的重要。然而相愛的  
兩人都不能使情感發展成樂府詩中往對方專  
注且義無返顧的勇猛熱情。反而，本詩充滿  
愛的矛盾。例如首段一開始寫相愛的兩人一  
起，卻說「在最黑暗的時刻」，且「誰也看不  
見……」類此句子全詩非常多，同時，全詩  
的設色也配合這個特點，以黑色爲主。詩句  
所陳現的情境也都與「黑暗、黑夜」有關。  
同爲愛情詩，羅作如此偏斜於樂府詩，充滿  
了「現代感」。

曾淑美的上邪曲，浪漫、唯美而空靈。純  
粹寫精神上的依戀不捨，仍然繼承樂府詩執  
着的精神。它不似羅詩複雜，也不似後敘林  
婷詩中男女綢繆歡欣。它是一方冷淡，一方  
熱烈，如此則益顯出女子哀而不怨的款款  
深情。本詩首段：

上邪

跋涉宿命的河流

呼喚你，彷彿

你是我最親愛的前世

「宿命」與「前世」相呼應，不但說明女子  
的愛來自命定，不可拔除的，同時也表示女  
子希求合一的同體感。作者改變「上邪」爲  
天的呼告詞，直指男子，故「呼喚你」三字  
緊緊與「上邪」二字扣合，在全詩中又能配  
合男子高高在上的態勢。此詩前三行已把女  
子纏綿深情表露無遺，後面幾段一直承續這  
種熱愛，來與男子的冷淡做對比，通篇都在  
雕塑女子矢志無他、精誠真摯的情結。它不  
似樂府之勇猛直率，乃是婉轉嫵媚。它的偏  
邪度在風格上最見突出。

羅、曾、林三人的上邪詩在古詩新寫中的  
最大特色，乃是用舊詩的骨架來重寫新詩。  
因此，新詩除了要建築本身的結構，還得注  
意它與樂府詩之間的黏合性。樂府詩的每一  
句，必須成爲新詩的引子。就此而論，羅詩  
並未依着樂府的結構線而創作，例如第一段，  
「上邪」二字在整段詩中並沒有提綱或者暗  
示的作用在，它也不反樂府詩的結構。四、  
五、六段皆然。其他段落的黏合性也在



若即若離之間。曾淑美的詩則不但能與樂府詩扣合緊密，且它本身的內在結構也完滿貼切。而林婷的上邪注與樂府詩間的依附關係最為特別。它的前四段與樂府詩緊密貼合，不論所表達的意義、情感熱烈的程度，甚或表達的方式，都是對樂府詩前四句的重複詮釋。如果通篇如此，則詩僅是舊作的演繹，可貴的是林詩第五段突然跳開，並翻出新意，由事件中提昇出一種超越了形下的空靈境界：「……我已決定讓你進入，／以優越的魚游姿勢探索生命，／你的，／我的；」這樣語意雙關又意象準確的句子，真是神來之筆。緊接第六段是：

天地合  
然後是我們的。  
海與天、地與天，窮極處為一條線。  
在包容之後，是一道  
清晰底線。  
我們嵌進線裏，  
緊接着，我們消失，天地  
亦無縫。回到渾沌：

作者把樂府詩的「天地合」做了反訓，認為男女相愛至極，將如海與天，地與天之自然包容交合，乃至「無縫」，是一種渾沌至上之美。在結構上它直承五段而來，在意義上，則提昇前段的境界。

羅、曾二詩對樂府詩末句「乃敢與君絕」都未再用文字詮釋。因為這一句本就是收尾的句子，較難再生新意。但林詩卻能在看似完全結束的句意中，再衍新辭，完成五段開始的「翻」：「此時無你亦無我，果真化為輕煙嗎？／不。在另一個太初，／重新的紀元。／無天亦無地，渾沌即你我。」再次強調愛情的最高境界是另一個「太初、紀元」，不僅是兩人的合一，且是「無你亦無我」，如此詮釋「乃敢與君絕」非常機巧。

反義是不論內容或技巧上，都與原詩反其道而行，並排於原詩之下，便成一組異質的組合。林耀德「上邪注」（註三四）是典型例子。在形式上，它完全承襲羅智成的寫

法，對愛情的詮釋則繼承樂府詩的肯定精神，且篤定精神的相知更可貴於肉身的結合，至於它包藏的其他內容，及使用的技法，莫不反樂府詩而行。例如樂府詩，甚至前舉羅、曾、林等三首上邪詩，都是個人戀愛心情與境界的呈現，其所塑造的是一種密閉的兩人世界，以不斷遁入的過程，想把客觀世界摒斥於小我之外。林耀德的「上邪注」則掃除「建構密室」的工程，不但滲入許多外在事物，且面對廿世紀的大世界，使本詩迥異於前數首而具有密切的時代性。

其次，前述諸詩詮釋愛情，都耽溺於愛的溫馨熱情中，所使用的文學意象都是柔美溫暖的，充滿浪漫的情調，是傳統的情詩。林詩則不然，它一邊寫愛慾，一邊寫死亡，寫核爆，甚至用了三分之二的篇幅描摹核爆的過程，不但有許多怵目驚心的意象，且全詩使用許多冷灰的字眼，例如：盲點、密閉、魔性、虐殺、花骸、黑色的枯瓣、死灰如雨、毀滅、腐蝕、分歧、挫折、灰燼、黑色的潮濕、滅絕等等，在毛骨悚然的世界末日的威脅下，令情人們驚覺更要珍惜愛戀的時光，締造不朽的情愫。本詩自古典出發，而其指涉竟成為人類文明出現「核子情結」的証言。

面對着人類最大的腐朽——死亡，本詩提出更大的、全球性的死亡情境——核爆現場；相對於此大死亡的反義，作者提出不朽的期盼；一是文學作品可以不朽（註三五），一是愛情可以不朽。在第六段「天地合」核爆時，人類被摧毀的肉軀：「一切慾念脫落／並且不甘地狩獵失踪／的肉體斷層」証明形體可以被摧毀，但慾念——代表精神愛戀，都仍清晰的存在。至末段「乃敢與君絕」時：「化為相混的灰燼／終會停息熱度沾濡黑色的潮濕／我們的都市／我們的殘稿／性器與體毛／愛和永恆／都共同滅絕／。」此段表面是說地球消失，我們也消滅。但「化為相混的灰燼」則是死後仍然同體，且最後將永恒與滅絕的矛盾語並置，再次証明愛

是永恒的。最後一行僅「。」不但完成宇宙的「滅絕」且又是愛情完成之意，充滿正反相合的妙趣。

林詩反用樂府詩意最成功在後四句：「山無陵江水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與君絕」，樂府詩原是主角指着數件古代絕不可能發生的事來發誓，以表明絕對「不絕」。其詩句表面前四句是正，後一句是反，但詩意恰好相反。林詩則倒轉過來，前三句皆隨時可能發生，最後一句表面是「正」，暗中藏着「反」，這正代表林詩與樂府詩之間巧妙的搭配關係，全詩或直承原意，或反用原意，或變相使用。既名為「注」則其文意源頭必來自原詩，但又絕不是原作的翻譯，當它悖離原詩主意時，必然再造就更新的主意，故看似相反實則相成。

現代詩中擷取古典素材之上品者，必令人可雙讀而猶感意蘊繚邈，深得個中三昧。上述諸詩，大抵皆能如此。間有反面教材，亦足資後起者鑑。

以上將「援引」與「詮釋」二大部門五小類的實踐成果加以例舉羅列剖析，而讀者應注意這種劃分只是為了討論上的方便，其實有許多詩作跨越數種類型，本文中的分類決非機械化的僵硬規則。

古典素材的選取與運作，對現代詩的創作者必然有正面的功效，但不可諱言，這也可能會有負面的影響，濫用舊詞典故，重炒陳年故事，反而會斷傷詩的現代感。中文系出身的作者尤其要有警覺，楊子澗就曾經面臨類似的瓶頸而努力突破，他在「楊子澗答客問」中說：「不可諱言的，古典文學提供了我進入詩國堂奧的捷徑；相對的卻也困限了語言與題材的發展。」（註三六）語言與題材的發展，必可在努力讀書與用心試驗中得到突破。筆者以為，現代詩的作者，若能回歸到民族文化的軌道上去，並把握當世的精神脈搏，運用新的價值觀，新的文學技巧，則文學的形式可以脫胎換骨，連意象風格也可境由心造，再創中國現代文學的高峯。

筆者相信這是兩截堪可鍛接的鋼，足以鑄造永恒的光芒。

- 
- 註一：見「現代派信條釋義」，《現代詩詩刊》十三期（一九五三年二月）。  
註二：見尉天驄「沒有文化的基礎，那裏會產生好詩？」，《理想的追尋》（新地出版社）六十八頁。  
註三：見「現代的中國詩」，《文學知識》（洪範書店）六一—七頁。  
註四：見「鄭愁予傳奇」，《中國現代作家論》（聯經出版公司）七十六、八十五頁。  
註五：見同註三，七、十頁。  
註六：見《楊牧詩集I》（洪範出版社）一九五頁。  
註七：以上前五首見《楊牧詩集》，「妙玉坐禪」見《聯合文學》十四期（一九八五年十二月）。  
註八：見《羊令野自選集》（黎明文化公司）二〇頁。  
註九：以上余氏詩、文俱見《隔水觀音》（洪範書店）五〇、五一及一七七頁。  
註一〇：同註九，九九頁。  
註一一：見《七十二年詩選》（爾雅出版社）一頁。  
註一二：見《鄭愁予詩集》（洪範書店）一二三頁。  
註一三：見同註一二，二四一頁。  
註一四：見《時間之傷》（時報文化公司）一五七頁。  
註一五：參見張堃「傳統與現代的契合——訪張夢機教授談詩。」，《創世紀詩刊》六一期，七〇頁。  
註一六：見同註六，五八八頁。按王希成亦有「林冲雪夜下梁山」內涵與楊作頗近，但格局較小，見《陽光小集》五期（一九八一年春季號）。



註一七：見同註八，卅一頁。

註一八：見《白萩詩選》（三民書局）一四一頁。

註一九：《蒙古黃金史譯註》、《蒙古秘史新譯並註釋》二書（聯經出版公司）中，作者以前者組織事件，以後者部分文字化入詩中，參見三四五頁。

註二〇：以上三詩分別見《中外文學》一五二期（一九八五年一月）、《創世紀詩刊》卅期（一九七二年九月）、《詩友季刊》第七期（一九八四年六月）。

註二一：有關「長恨歌」之評論目錄，參見《洛夫自選集》（黎明文化公司）後之「附錄」。

註二二：見《創世紀詩刊》卅六期（一九七四年一月）。

註二三：見「給余光中的一封公開信」，《創世紀詩刊》四十二期（一九七五年十二月）。

註二四：以上寒林詩分別見：《風燈詩刊》第一、二、四期。（一九七八年一、三、七月出版）；羊令野詩見同註八，一八五、一八九頁；羅智成詩見《聯合文學》十一期（一九八五年九月）。

註二五：見《聯合文學》十一期（一九八五年九月）。

註二六：見《聯合文學》五期（一九八五年三月）。

註二七：見《薔薇學派的誕生》（洪範書店）一三七頁。

註二八：見《傾斜之書》（時報文化公司）八〇頁。

註二九：見《彷彿在君父的城邦》（時報文化公司）卅九頁。其他衍義之作如羊令野「秋興八首」，《詩友季刊》二期（一九八三年三月）；楊子澗「秋興八首」，《風燈詩刊》五

期（一九七八年九月）；「和屈子賦」，《風燈詩刊》十一期（一九七九年九月）等等不細舉。

註三〇：見同註二九，卅三頁。

註三一：見《余光中詩選》（洪範書店）三〇三頁。

註三二：有關蘇紹連「春望」的藝術分析，參閱蕭蕭「蘇紹連與春望」，《鏡中鏡》（幼獅文化公司）二〇三頁。

註三三：羅智成「上邪曲」見《畫冊》（鬼雨書院）六十九頁及《光之書》（龍田出版社）七〇頁。曾淑美「上邪曲」見《草原詩刊》二卷二期（一九八五年七月）。林婷「上邪注」見《商工日報》「春秋小集」（一九八五年十二月十五日）。

註三四：見《聯合文學》十五期（一九八六年一月）。

註三五：此關涉作者之個人典故，其「銀碗盛雪」詩中以語言爲雪，心靈的身姿爲碗，其雕塑出來的詩篇如銀碗之盛雪，是對寫作事業的自負與尊敬，在「上邪注」中，第二段詮釋「我欲與君相知」說：「銀碗的凹度醞釀着光的秒數／我們共同躺成半球型的雪」把愛情亦作此等譬喻，亦能雙關寫作。

註三六：見《風燈詩刊》廿九期，楊子澗專輯（一九八二年九月）。

## \*水眉

# 我失去一顆戒指

裏實在得意極了，有如望子成龍的老母親在炫耀他心愛的兒子。我如今長得那麼大了，才把它弄丟了，怎麼可以不心疼？

我並沒有打算戴它一輩子，只以為疼它疼了那麼多年，它盈滿了我的愛心。我想將來把它送給心愛的人，那是一件多麼富有情意的禮物。可是如今竟然弄丟了，那是多麼令人黯然的事哦！

那天清晨，下着絲絲細雨，我撐了把小花傘，步出家門上班去。踏在幽靜的小石徑上，空氣很好，好鮮。我沈醉地大口的呼吸着新鮮的空氣。後來卻不知發甚麼神經，童心未泯，竟跑去捉那些在小徑旁野草花叢上飛翔的小粉蝶兒，結果手那麼揮呀揮的，只聽見輕微的一聲「撲」，我的戒指就從我手上溜下來，滾進草叢中。糟了糟了！我慌慌張張地跑去找，找來找去找不到，又急着上班。下午回來後我帶

了鋤頭及大刀去把那些可惡的草東翻西砍，弄得整塊草地七零八落，面目全非，我心愛的戒指卻是不見了。我又跑去告訴母親，她一邊怪我一邊幫我在草地上搜索，它就是頑皮地躲起來。下午過去，我坐在石階上發呆，弟弟回來了，我上前嘖嘖咕咕地向他求助。他跑上草地，裝模作樣的東看看，西望望，沒有了啦！納了地稅啦！他說。我傷心不已，打電話向朋友求救，把他們找上來，那麼多雙眼睛在草地上找呀翻呀！甚麼都沒有。

沒法啦！我盡了力了。

也許戒指本來就不是屬於我的，對我的手指來說，它本來就太大了點，稍微出汗甚麼的，它就會滑出手指。以前它也「離家出走」過幾次，但結果又找回來。這次不了，看來不了。

要來的，終會來，要走的，終會走的。

是的。

我的戒指丟了，不見了。它是我心愛的一顆戒指，很美麗的一塊古老玉石，鑲在一個足金戒指裏。我不是個拜金的人，但是我喜歡玉，所以愛屋及烏。亞婆從中國鄉下帶出一塊玉石，分割後做了同樣的四顆戒指，送了一顆給大姐，後來因為我小時候很「百厭」，就是多病痛的意思，所以就落在我手上。

玉辟邪，金則帶財添貴，所以據說小孩身上帶着金或玉就大吉大利，四季平安了。

我戴在手上已好多年了，愛它亦愛了好多年，每次想起時就伸出手指望望它，說不出的喜歡順眼。而每次拍照時我就會將那隻戴有它的手指放在現眼處，等照片沖洗出來，看見那塊玉石在照片裏好似散發着光華，心



\*佳燕

# 萬水千山

從亞熱帶四季分明的台灣，來到終年如夏，一雨成秋的沙巴，最初的不能適應，是想當然。我這人，一向怕熱，偏是命運弄人，把我姻緣給訂在這兒，於是，我也只有順命了。只不過，三天兩頭地，閒來沒事，便憶起故鄉。故鄉的一花一草，一樹一木，總在夢中纏牽著我。思鄉的情緒，每每令我淚濕枕畔，久不成寐！

最不能忘，小時家中有個庭院，內有涼亭，荷花池。夏天一到，荷花競相怒放，襯著飄浮的青苔，紅紅綠綠的，煞是好看！小花園中的假山石，更是我們五兄妹玩捉迷藏的躲匿點。

花園中花木扶疏，除了樹身寬大的梧桐之外，春有杜鵑、桃花，夏有荷花、千里香，秋有夾竹桃、薔薇，冬有梅花、玫瑰，映得滿園四季生趣。

尤其夏正濃，一排排齊整的千里香，爆出一朵朵小小，小小的白花兒，老遠的都能嗅到那股特有清香，伴著徐來的晚風，沁入心胸，教人好一陣說不出的舒暢。

最怕是夏末初秋的颱風季節，那種狂風橫掃的強勁，令人心惶惶，不過，孩子們可樂開了，因為不用上課嘛！

最愛和母親一塊兒上街辦貨。

穿著風衣，戴上帽子，緊緊依偎著母親。街上行人稀少，頂在頭下的雨傘，不聽指揮地，時時向上翻。遇著順風，壓根兒不用走路，那種被推動的輕飄飄感覺，閉上眼，真可以把自己幻想成凌波仙子！

擠在西點麵包店，和衆人搶購著香噴噴的小西點，吐司麵包，我總是趁母親不注意時，吩咐伙計包起幾樣

零食，待母親付賬時，也無奈我何。

回程時，逆著風，可辛苦囉。沒下雨還好，否則，就算細細的雨絲，夾著強風，打在臉上，那股力道，亦不可謂不輕。

回到家中，看著父母親忙著四處巡視門窗，我們幾兄弟姐妹開始不知天高地厚的玩將起來，餓了，打開零食吃，餓了，就拿塊麵包，真正是年少不識愁滋味！

傍晚，颱風正式過境，夾著無比威力，只聽得屋外乒乓亂響。掀開窗簾，滿天風雨，招牌四處亂飛，有些樹桿被連根拔起，入夜，電線桿被強風打歪了，整座城市陷入黑暗之中，房內一片漆黑，疾風吹襲，門窗呼呼作響，嚇得我們全往母親房中竄。

一家人，你擠我，我靠你，擾擾攘攘地渡過那最長

# 山居

\*郝眉

沒料到神山公園在這個月份竟是寒冷如斯，猶比初春天氣。

我們一夥同學共二十四人，在山中小住四天，歇足在 Fellowship Hostel。剛巧遇著雨季，一日陰涼兩日雨。遠處山脈墨翠、灰茫茫一大片，空氣中飄浮著白雲輕霧，景色濃淡適宜，山脊線條分明，恍如天地間的一幅水墨屏風，絕無塵俗的喧囂。

每個清晨，朝霞初現片刻，雲霧就瀰漫了整個公園整個山谷，沾著露珠的花草完全覆蓋著山坡、平地，甚至山溝裏也長出嬌艷欲滴的山花。

我們白天等天一放晴，各自披了衣，結伴到戶外呼吸新鮮空氣。沿著乾淨的柏油路跑步，常與外國遊客碰面，他們總是滿面笑容，溫文有禮地說聲：「哈囉！」

我們到處尋幽，漫步綠林，聽風吹枝葉悉悉在響，聽鳥兒百轉共鳴，心情恬淡極了。循著牌示登上高處，

每到一處涼亭，自然會駐足眺望，對繹絡連綿的山脈讚嘆一番，山巔覆蓋著一層層薄薄的白雲，端莊奇偉中平添三分嫵媚。

站在一塊岩石上，覺得自己那麼高，好想觸摸一下白雲呢！

雨歇後，樹葉格外碧綠煥發，那些城裏少見的花草豐采更盛，開得滿山滿溝，繽紛斑斕，針縱葉的葉端掛著晶瑩的水珠，不少飛躍的小生命穿梭在紅花綠葉之間，大自然是完全的祥和謐靜，令人留連。

晚上，到山中唯一的小食館用餐後，一群年青夥子與寒風對抗，匆匆步行回「客棧」。一踏入門，自然一箭步搶到壁爐前取暖。大廳裏聚滿不同國籍的遊客，互相以英語交談，閒閒地一句一句對答。

有一位漂亮的金髮少女在火光中看書，情景極美。

這麼一夜，總是美麗的。



# 水精

\*允書

繪畫班來了個好小好小的女孩，大約四歲吧。細緻的眼臉，卻有一個英雄氣慨的名字——司徒風雲。

畫了一系列的小房子，我要他們自己想像設計背景，只見她的背景竟是一望無際的向日葵。

「妳很喜歡向日葵嗎？」

「唔。」她眼也不抬地應了一聲，繼續畫着花瓣，一片疊一片，像在進行某種工程似的。

所有的孩子都上完顏色，以給我批改，只剩下她還在細心地塗着，也許她已跌

落於自築的花園中了。

只剩下最後幾朵時，她馬虎地塗完，也許她累了。抬頭望見我正在看她，她也露出幾顆快要掉落的乳齒笑了。

她側了側頭開始說故事：

「水精愛上了太陽神，就站在地上看太陽，後來腳

生了根，就變成向日葵了。」她眼也不眨一口氣的說完了，想是很熟悉了，那麼流利順口。

她那幅圖畫頓然生動起來，所有的向日葵彷彿都成了多情的水精。



# 風箏

\*允書

有那麼一幅畫，一隻籠裏的小鳥在放風箏，我看了想哭，因為那是你我啊。

我們都活在無形的枷鎖裏，每天都防着、期盼着、苛求着些甚麼？然而，我們都不敢盡性地笑、盡情地哭。

只有在夜深無人時，悄悄地做夢；在夢裏笑，在夢裏哭。那無形的風箏，還得趕在太陽出來之前收綫。

# 旅者

\*洪流沙

多年以前  
我漫步在古老的街道上  
某一個黃昏  
我在徘徊  
沉思  
倦鳥歇息在老松枝頭上  
我的雙足却不疲累  
不停駐  
路總無盡處  
不見陽光  
不見溫馨的笑聲  
不見有情感的臉龐  
街燈下一片神秘  
而我却不見飛舞的精靈  
誰會  
誰會指引我一個堅定的方向  
某一個深黑的夜  
我由惡夢告醒  
就在昏暗的角落  
流下脆弱的眼淚  
打開發黃的紙張  
在搖曳的殘燭前  
寫下了我的失意  
戰兢地打開那道陳舊的門  
踏過泥濘的小徑  
走在五光十色的街道上  
就在這一刻  
告別了我心中的愛

遠遠的窗口裏  
響起一陣悠揚的樂聲  
流水般清晰  
回想多少的日落時分  
我那未完成的夢  
都掉進野柳旁的小溪中  
這是一個清新的晨曦  
陽光美妙如昔地掛在樹梢  
也許不相信的命運  
會奇蹟般地呈現  
也許妳會為我的離去  
掉下珍珠般的淚  
然我却不能  
不能珍重地收藏  
但我不忘記  
妳那顆純良的心  
今夜  
沒有暴風驟雨  
滿天的星斗閃閃爍爍  
我躺在甲板上  
耳中盡是妳清脆的笑語  
夜色涼如水  
寂寞侵心  
在我的心未乾涸前  
我願  
某日我歸時  
妳會為我獻上一顆期待的心



\*無眉

母  
·  
女

## 1 母

今年的天氣是頂怪的。  
就拿今天說罷，昨夜明明下了好大的一場雨，今早起來天公烏雲滿臉一點沒有放晴的意思，原以為能拂些涼習習的清風涼快涼快的，哪想到一眨眼的工夫，毒辣辣的日頭已高掛天空，悶熱的風吹得人頭昏腦漲，好不難受。

阿慶嫂在廚房裏一面手不停地幹活兒一面口不停地嘯咕老天爺呼出的熱氣。

打大清早，阿慶嫂就趕着從溫暖的被窩爬起來張羅了。

先是起火燒水，拌了飼料餵雞，又轉到後園菜圃下肥，洗完了一家大小的衣服後，阿慶嫂才給自己泡杯咖啡烏。因為是禮拜天，阿慶叔和一群孩子都比平時晚起，阿慶嫂就趁這空檔做了好些工夫。

阿慶叔打着呵欠睡眠惺忪地從樓上睡房下來時，阿慶嫂剛從雞屋裏回來，兩手緊捉着三隻咯咯叫的大肥雞。

「好大的太陽。」

阿慶嫂側着頭聳起肩膀拭去面頰上的汗水、背上的衣服濕了一大片，變成深深淺淺的兩種色調。

阿慶叔看了看地上展翼揮拍的雞隻，又看了看壁上掛着的月曆。

「今天是甚麼節啊？」

「甚麼甚麼節啊？」

阿慶嫂看了老伴一眼，莫明地反問。

「剛才有人來買雞？」

「大清早誰來買雞！」

阿慶嫂沒好氣的說。

「那這些雞要來幹嘛？」

阿慶叔不解的指着地上的雞說。

「幹嘛？你這人真是越活越糊塗了，今天阿珠和大明回來吃飯啊！一隻等下做菜用，那兩隻我殺了拔了毛給阿珠走的時候帶回去，總好過買啦。自家養的雞，肉是特別嫩的。阿珠快要生了，生了以後，我還得多殺幾隻給她補補身子，這孩子越來越瘦了。」

說到阿珠，阿慶嫂的心情是難以形容的，又是憐惜又是寵愛。

阿珠已有兩個禮拜天沒有回家，阿慶嫂自是日夜掛心了。起初還以為她早產，但鄰居——說是鄰居，也相隔了半哩之遙——阿財叔在巴剎看見阿珠提着籃子挺着大肚子買菜，託阿財叔的口信說今天回來，阿慶嫂這下才放下一顆吊在半空中的心。

上次阿珠回家說常常頭暈，阿慶嫂已千叮萬囑她多休息休息，怕她操勞過度，這還是阿珠的頭一胎。阿珠年輕不懂事，阿慶嫂恨不能時時刻刻伴在她身旁打點一切，讓她好安心待產。

要是有個電話呢，也罷。阿珠可以向鄰屋借電話撥回家通通消息。然而，阿慶叔申請了幾年，連個屁屁回音都沒有，阿慶嫂在這節骨眼上可真真恨透電話局裏那些只吃飯不管事的老大爺們。偏大明又在市區租房子，離開家裏足足有十二哩的路程。阿珠住得離家這麼遠，阿慶嫂簡直沒法子去看看女兒。

平日，阿慶嫂一早就得起來煮飯，給阿慶叔帶上十八哩外的小店。有時，阿慶嫂還會燒一兩樣小菜。要不然，阿慶叔可以開罐頭吃；店裏有鍋有火水爐，中午阿慶叔溫熱了飯和菜吃，至直晚上八時多才回家吃晚飯。

阿珠的大弟在四英哩金鳳市工作，因為路途遙遠，雖有車子也不回家吃中飯；大妹在七哩培正小學讀六年級，上午班；二弟也是上午班；最小的弟妹一個四歲一個三歲，都留在家裏。

偌大一個家就祇剩下阿慶嫂和兩個幼兒。阿慶嫂頂

忙的，做完洗衣服打掃之類日常工夫後，有時去後園拔野草鋤芭地，往往一個上午就過去了，又該是張羅午飯的時候。

下午稍有些空閒，小的多去睡午覺。阿慶嫂燙完一大籮的衣服後，半躺在客廳的長沙發上偷空打個盹。如果適逢水果生產季節的活，阿慶嫂還得同幾個孩子捎上自縫的大布袋拿起頂端釘上鈎子的長棍，跑到一棵又一棵的紅毛丹樹下採熟透的果子；又得爬上山竹樹上一粒一粒的採山竹，直至布袋都滿了。採來的紅毛丹、山竹，一籮籮地放得滿滿的，等待賣水果的小販來拿。

而就祇忙這些瑣瑣碎碎的，一天很快就過去了。阿慶嫂根本騰不出空兒下坡探女兒。如果她會駕車還好，偏她一碰到駕駛盤就發抖，更遑論發動車子了。試過幾次，阿慶嫂帶着兩個小瓜坐阿慶叔的車子下坡，阿慶叔去辦伙食，阿慶嫂就去阿珠家。雖是特地去看女兒，可阿慶嫂也沒同阿珠談到甚麼心底話。

兩個小瓜去到姐姐家自是爬上跳下的，一刻也沒停過，阿慶嫂又得喝止又得同阿珠談話，難免分心，何況阿珠也實在沒空，洗衣服打



掃，煮飯熨燙，甚麼都得自己做。阿慶嫂看着挺個大肚子東忙西忙的女兒，心裏怪難過的。

以前在家時，阿珠是十指不沾陽春水的，阿慶嫂粗重一點的活兒都攬着自己做，阿珠可是飯來張口，衣來伸手的。雖是山芭女兒，可也嬌生慣養。當下阿慶嫂看到女兒臃腫地半跪半蹲在窄小的沖涼房裏洗衣服，忍不住便搶來三五下過清，曬在陽台上，又在廚房門後摸出一把掃帚，快手快腳地掃遍整間房子，而阿慶叔的車子已在樓下按笛了。每趟阿慶嫂走時，阿珠總淚眼汪汪地送到樓梯口。

阿珠第一次帶大明回家時，阿慶叔已不甚歡喜了。問他，他就說：「看這傢伙也不像甚麼好人，靜靜默默，心裏打甚麼算盤也沒人知道。」又嫌大明模樣長得不好。阿慶嫂橫看豎看，可也不覺得大明有多難看，雖然他膚色比較黝黑，眼睛也不大，但五官端正。個子雖不頂高，也比阿珠高出半個頭，和阿珠站在一起也頂登對的。而最中阿慶嫂意的，還是大明的身世。大明是古達人，父母都沒了，與哥哥嫂嫂一家同住。若是成了家自然得搬出來。阿慶嫂打的是

如意算盤，知女莫若母，阿慶嫂知道自已的女兒是不能應付人口複雜的大家庭的。有家翁家姑在，做媳婦的自然要服侍，如果底下還有一群小叔小姑，還由得做嫂子的打點嗎？阿慶嫂可不願意素來嬌弱的女兒替人家做牛做馬，一想及大明簡單的背景，阿慶嫂可對大明更喜歡上幾分。

所以，儘管阿慶叔對大明沒甚麼好臉色，阿慶嫂還是當他女婿般看待，有甚麼都給他留一份。後來，阿珠白着臉挺着兩個月的肚子說要結婚，阿慶嫂雖然覺得快了一些，仍是高高興興的。阿慶叔先是震怒，最終還是搖頭歎息，着手籌備酒席嫁粧。阿珠出門時，阿慶嫂可是淚漣漣萬分不捨得。

每趟阿珠回家，阿慶嫂都覺得她一次比一次消瘦，問她，她總哭着搖頭，同大明也有說有笑的。然而，憑母親的直覺，阿慶嫂看得出阿珠並不快樂。很多時，一想及阿珠日漸羸弱的模樣，阿慶嫂鼻頭就忍不住一酸，趁無人發覺時，趕忙拭去眼角的老淚。

而這些，阿慶嫂是不敢同阿慶叔說半句的。



而這些，阿慶嫂是不敢同阿慶叔說半句的。

## 2 女

飛馳的車廂，大明嘴角吸着一根香烟，吐出來的烟霧熏得原已細小的一雙三角眼眯成了一線。

阿珠默默靠在座椅上，嗅着陣陣飄過來的烟，胸口似有甚麼悶着怪難受的。然而，她也只是靜靜坐着。

剛才叫大明起身時，他頂不耐煩的，昨夜賭通宵，今早凌晨三點多才回，阿珠好不容易捱到十一點才敢叫醒他——她同阿財叔說過今天回家的，她知道家人都在等她——然而，還是給他罵了。

十一點起身嫌早？阿珠沒敢頂撞他。上兩個禮拜天大明都約了朋友在家開枱，阿珠原想大明先送她回山芭，到晚上她爸爸可以載她下來，那想一開口，大明就兇巴巴的說：「回家？一個人？想同那八婆說是非訴苦？說我打牌不陪妳？不可以！我約了朋友來打牌，妳做老婆的不幫忙招呼客人還想回娘家？快去燒水，沖兩壺咖啡來！」

而昨夜大明出門時，阿珠追着問他，知道今天沒牌搭子開早場，一顆心才算落

實。有兩個禮拜沒回家了，阿珠的心情是雀躍欣喜的。

「喏，先說清楚，吃過飯我就要走啦！」

「你有事？」

阿珠頓時黯淡下來。

「我約了阿張他們。」

「不是說有事嗎？」

大明白了妻子一眼，有點輕蔑地說：

「妳知道甚麼？那些事一個上午都辦妥了。」

「這樣……」阿珠看了大明一眼，有些遲疑的，心下在盤算：「你先走好不好？我讓弟弟送我回家。」

「不可以。」大明想也不想地說。

「阿明，我這樣久都沒有回家，才吃過飯就要走，媽會起疑的，反正你去打牌，我一個人留在家也很悶的，你就讓我留在山芭罷！」

「等下八婆問起呢？」

大明斜着眼睨她，似乎不再堅持了。

「我可以同他們說你做補水啊！好不好？」

阿珠懇求地看着丈夫。

大明默然，一隻手挾着香烟，一隻手握著駕駛盤，自顧自的吸烟吐烟，弄得整個車廂充滿了刺鼻烟味。

阿珠突然不再覺得烟味撲鼻，大明不搭腔就是答應了。阿珠失而復得的心情是

難以形容的興奮，也不為丈夫喊自己的母親八婆而難過了。

認識大明後，阿珠就知道大明頂喜歡賭錢。那時，她想也許他寂寞罷。何況，當她問起，大明總擁着她說：「那時候不認識妳，沒地方去，不是打牌囉！」看見他情深款款的模樣，阿珠信到十足。而那一段日子，大明也確實沒有再賭過錢，安安份份，每天晚上駕着他那輛視如珍寶的白色跑車上她家，看電視聊天，或去兜風或帶她回他哥哥的家。那段日子像蜜糖，阿珠不知道她一生的快樂都濃縮在這段日子裏。

結婚後，大明就變了——也不該說變，而是打回原形，以前的戲法面具都收回了——以前她同母親喜歡大明多少是因為他沒有家累，而她們都沒想到就因為他自由慣了，也放蕩慣了——同哥哥一起住時，大明還收斂一點，現在搬了出來，自成一戶，要多自由有多自由，反而比先前更無忌諱——結婚第三天，他就約了一群朋友回家打通宵，兩枱人呼呼喝喝的，粗口盡出。阿珠睜着一雙無神的眼睛，徹夜未睡，給他們沖茶煮咖啡、倒



烟灰盤、洗杯遞水。打到午夜時，他們餓了，她還得下廚起火給他們炒麵條。弄了個把鐘頭，終於搬出一大盆熱呼呼的麵條上桌，沒一下子就給成群餓鬼吃了個清光。阿珠還得重新開火泡快熟麵給自己吃。等到天微白時，他們的牌也打完了，大明是大贏家，他們都嚷着他請喝早茶，大明豪氣地拍拍口袋開了門就走，頓時七八個大男人一窩蜂地走了，客廳也立時靜了下來，誰也沒看一眼坐在角落的新娘子。都嚷了一整個晚上的喧嘩聲，一旦靜了下來，四週死寂一片，阿珠反而有點不習慣。巡視着這一片陌生的環境，陌生的擺置，阿珠閉上眼睛讓淚水默默地流瀉，伴着她的是一個個烟蒂堆積如小丘似的烟灰盤、一個個仰着頭張大口的咖啡杯、一地的烟屑紙屑和一屋子的寂靜。

而這些日子似乎還好過些，至少她知道大明在甚麼地方做甚麼事，至少她能看看新婚的丈夫。往後，大明的一個朋友的家中入了賊，晚上不再夜出。於是，大明一夥人都轉到朋友家打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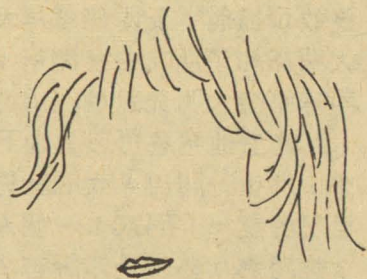
偌大一個家，就祇得阿珠獨個兒呆守。往往一些風吹草動，就能讓她疑神疑鬼。她又不敢上了安全掣，試

過有一晚，她以為大明沒這麼早回，便下了鎖安心入睡，那想半夜他輸得清光回來，開不到門，乘機發洩，對着一扇門又槌又踢，把左鄰右舍樓上樓下的人家都吵醒了。她驚惶地開了門後，見他鐵青着一張臉，眼睛佈滿血絲，眼珠子怒凸，模樣煞是嚇人。阿珠從未見過大明這般憤怒，又給他連聲喝罵，只得垂着頭不敢吭聲，噙着兩泡委曲的淚水，無聲地抽泣。

經過那一次之後，阿珠確實不敢再上安全鎖睡覺。於是，一個又一個的午夜，她從夢中驚醒，傾耳細訴，稍微的響聲都能令她心跳加速。而那靜夜中一連串的脚步聲，掏鎖匙的叮噠聲，開門時嗒的一聲，都變成一串優美的韻律，是阿珠漫漫長夜中一顆甜美的定心丸。

日子一天天過去，阿珠的肚子一天比一天脹大，她原來豐滿的臉頰也一天比一天凹陷，她比以前更沉默更喜歡微笑，雖然笑容裏有些苦澀。

而這些，阿珠是不敢同阿慶嫂說半句的。



而這些，阿珠是不敢同阿慶嫂說半句的。

\*何國蕊

## 死囚

眼前盡是深沈的黑，令人心悸的黑。

打從清醒，他就目不轉睛的向前瞪，試圖從那片黑暗，捕捉失去的記憶。

過去的事，一點也想不起來，他懷疑過去是否存在。

不止一千遍的，他問着自己：「這是甚麼地方？」問到最後，他已是從心底聲嘶力竭的嚎叫着。

他做過最壞的猜測：「監禁死囚的天牢？丟棄死屍的墓場？或是……」總是沒有結論，總是頹然放棄。

倘若真的和他猜的一樣，反而會好過些。至少可以肯定自己的存在。

眼前那些黑，彷彿是永遠填不滿的虛無，叫人懷疑自己的存在。

恐懼，對自己的處境絕對無知的恐懼，扯着每一根神經。胸腔不由地激烈起伏，隨着心臟的每一個顫抖。

他仔細搜尋那片黑暗。驀然，一個念頭打心底閃逝，捉不着，有些恍惚，覺眼前黑得熟悉。

整個人融進了思索中，眉頭皺成一塊，像要鎖住記憶。

「一定……一定……我一定要想出來。」他絞盡腦汁。

花瓶，他想到一個花瓶。

應該是八歲時的事，他偷偷把家裏的古董花瓶拿去賣，賣了好多好多錢。他只花了三天，三天就花完了。和他那班朋友一起，結果被爸爸關在地窖裏，整整關了一個星期。

地窖裏也是這麼黑，不同的是，他當時確知自己的所在。

現在卻不知道。

所以他怕得要命，對於不知道的事，人總會感到害怕。

花瓶？錢？

以前的生活，是富有還是貧窮，他想不起來，有一段時間好像很有錢，另一段時間好像很窮。

他不肯定。

有些不妥，不知甚麼地方不妥，可就覺得某個地方不對勁。

手腳忽然有種麻痺，氣力似乎恢復了，慢慢貫透四肢，慢慢把死的感覺推出體外。

一開始，他就有這種「死」的感覺，偏偏又有一種「生」的感覺，新生的感覺，很矛盾，他形容不出。

在這之前，他嘗試過活動身體，總覺得異常的柔弱，渾身沒勁，甚至連轉過頭去望望身後都辦不到。

被枷鎖套住的感覺，使





他很不自在，可是，他很清楚身上沒有任何束縛，沒有任何東西。

他是徹底的赤裸。

以前好像沒有這種感覺。

又想起以前，事實上，他甚麼也不記得只有隱約的感覺：從來都不考慮別人的感受，不考慮環境因素，不考慮後果，一味做着自己喜歡的事。

他奇怪自己會想起這些。

手腳的氣力越來越強了，再生了！他想。

他又緊張起來，興奮的情緒湧動的衝擊着，心臟更強勁的跳動，一種生的節奏。

閒着無事，他躍躍欲試。

不敢一下子嘗試大動作，不然，失敗的話……。他想不到。

緩緩的，他蠕動右手的手指。

動了，他感得到手指在動，有進步了。

他再試試右手，也動了。

被釋放的感覺，枷鎖頓時消失，他不禁在心底歡呼。

「手腳呢？不知是否也可以活動？」他驚喜的自問，靜靜的，蹣跚在那團黑暗黑，待心情平靜。

過了好一會，他向前推動雙手，慢慢的，慢得令人幾乎窒息。

手推前一分，心情就緊

張一分，他摒着氣，終於……，他推不動了。

「怎麼會呢？怎麼會？」他焦急：「只不過推了寸許？」習慣性的，他咬着唇，想去扯頭髮，但不可能。

凝神，他彷彿把生命的全部力量集中在手臂上，一聲呻吟突然爆出，他正全神貫注，沒有聽到。

良久，他終於氣餒，鬆開勁，精神跌回了黑暗中。

鼓不起勇氣，他覺得自己在萎縮，縮得很小很小，但，總不能就這樣放棄，他再推。

霎時，他有如遭電殛般的怔住了，所有的思想也震飛了。

呻吟，他聽見那斷續的呻吟，聽得很清楚很清楚，很微弱的一聲，但聽在他耳中，卻有如霹靂。

四周還是那麼的黑，他不肯定呻吟從那裏傳來，好像很近，近得就在身邊，又好像很遠很遠。

讓心理有些準備。他再次活動手腳，呻吟仍不時傳進他的耳朵，敲着他的心，緊張到了極點。

「女人？」那是女人的聲音。好像勾起了一些記憶。「到底是甚麼事呢？……和我的處境有關？」他有預感。

一連串的疑問，他再度陷入思索中。

雨水。車聲。粉紅。掙扎。哀叫。興奮。一幕幕，有如沖洗中的照片，逐漸變得清晰。他想起來了。

雨水打上車窗，的的噠噠。他聽不見。他開着音響和冷氣。車子在黑夜的高速公路上滑行。沒有別的車子，路上就這麼冷冷清清的。

時間隨着音樂在雨中飄走。

眼裏有醉意。腦袋裏有是適才舞會的畫面。嗲氣的女郎的臉，老在眼前晃着。他喝了很多。

車燈下，一個粉紅色的影子出現，在雨中。

那是位着粉紅衣服的少女。旁邊一輛掀起車頭蓋的小車。衣服濕濕，緊貼身上，玲瓏剔透，顯出完全成熟的身段。

乍見有車經過，她與高采烈的猛揮手。

雨。夜。郊野，酩酊的男人。孤單的少女。結果是可想而知。在他那略微寬敞的車廂，他瘋狂的擠壓着她。她掙扎。她哀慟，她嘶啞。她拼命的搥搥他。但改變不了結局。

英雄感，強烈的充塞他的心。

激情還沒過，他竟寒慄

起來。黑暗中彷彿浮現一對充滿仇恨的眼，冷冷的凝視他。

那晚，那少女就這麼投給他極其怨毒的眼神，目眦欲裂的。好像古墓升出的女屍。酒，登時被嚇醒了大半。他冷了一截。

他忘不了那雙眼睛。

後來？後來的好像想不起來。

他呆一呆，畫面再掠過。他看到一群憤怒的面孔，還有高舉的棍棒。一張張的面孔恨恨地壓上來，棍棒也重重地落下來。

後面是那位少女。緊握拳頭，手高舞着，怒罵着。他瞥一眼，沒有感到奇怪，沒有感到痛。他暈了過去。

斷了！

記憶只到這裏。然後就只有這片黑。

「死囚？」意念突然襲進，不由得打了個冷顫。

「不會……不會吧！強姦不是死罪。」忙安慰自己。但沒有一點作用，心情還是那麼沉重。他不安的哆嗦。

記憶冉冉飛逝。頭很昏睡，眼皮子愈發沉重。他忙不迭的活動手腳，強打精神。他不敢睡過去，他很怕，怕睡去了就再不醒來。

他拼命動着，隨着每一個動作，呻吟聲也密急。他

沒有空去想它是從那裏來。

突然之間，一股動力把他帶起來，朝頭頂的方向推去。黑暗中，分辨不出上下。

意識全回來了！猛地一下被塞進腦子似的。他驚覺。想清楚自己的處境，頓時心慌意亂。

「不要！不要！」他盲目的撕着扯着，想要拉住甚麼，穩住身子，他不想出去。

出去，不出去，結局都是一樣——死。唯一的差別，出去了，有更多的活動空間。但，又有甚麼不同呢？總有各種無形的約束，在外面，總得面臨不變的終局。

肯定的是，出去之後，又得辛苦一番。總不會每次都有大把大把的錢等着他。沒有錢，那不是很苦？

他沒有苦過。從來都沒有，那種經歷，他不懂。老頭子留給他很多很多的家產。他不懂甚麼是苦日子。

他不想懂。他不想苦。他堅決不出去。

事情總是和人磨難。身子依然徐徐的滑動。儘管心裏一千一萬個不願意。

絕望的，他朝那片黑暗投下依戀的眼。

光線。啊！總算再見陽光了！不習慣。有點暈眩。他忙不迭的閉上眼。眼前只

見一片腥紅。

他想到死，只想到死。他摒息，賭氣不願呼吸。正脹得一臉通紅，屁股上一陣極痛，忍不住「哇」的一聲，大哭氣來。那口氣也暢了。

邊哭，他眯着眼，悄悄打量四周。

白，到處都是日皚皚。似乎世上只剩下了白色。如果真的，倒也有趣得很。

「醫院吧！」他心說：「這麼低級，準是甚麼地方的政府醫院。」

「恭喜！是位千金啊。」清脆的字音，從那位抱着他的護士的口中吐出。

他一驚，雙手在空中胡亂的抓着。

「哪！妳來抱抱。」

他醒起，窺瞥床頭，頓時魂飛魄散，恐懼迅速的腐蝕他的心。

那是一張熟悉的臉——穿粉紅衣的少女。

他彷彿回到那天晚上，夜雨打在身上，他好冷，冷進了骨頭。

滿是卑夷怨憤，她拼湊出兩個字。

他聽見了，他昏死過去。「孽種。」



# 牧羊

\*爾然

說佛陀會牧牛，也許有人以爲是誇張，但阿含部里的確有「放牛經」，是在說佛陀告訴弟子牧牛的十一法的經典。

據說這牧牛的十一法還是一般牧牛人不十分懂的，即使知道也只是其中的教法，反而沒有佛說的那樣的詳細，但佛陀卻從未牧過牛，他怎麼會懂呢？

這牧牛十一法如下：知色、知相、知摩刷、知護瘡、知水烟、知擇道行、知愛牛、知何道渡水、知逐好水草、知遺殘齊限多少、知分別牛好惡養視可用者。

如果一個牧牛人懂得這十一種方法，那麼便能養護，增益其牛。

佛懂得牧牛法，其實道理並不深，因為佛陀對學問的認識是通識大體，把握根本。因此這牧牛的十一法，應用在行者身上，就是十一種修道的方法了。佛把握了根本理則，便能依此而廣及一切，貫通一切。

與此相等的比丘十一種行即是：

知色：知四大造起色。

知相：知痴相與點相，痴相即是指不應思，不應行，不應說的卻去思、去行、去說；點相即是思可思的，行可行的，說可說的。

知摩刷：比丘若生種種如貪瞋等惡心，能克制遠避，不使惱亂。

知護瘡：守護眼耳鼻舌身等根門，使諸根不染外塵。

知放烟：將所學所聞所知的種種法，廣說予其他人。

知行道：行八正道，而不行非道。

知愛（牛）：比丘見有佛或佛弟子說法寶時，至心聽受，誦躍愛樂。

知渡水處：知四諦法。

知食處（好水草）：知四意止觀法。

知食不盡（遺殘）：知節量，雖國王或長者等供養甚豐，卻不爲盡受而有限度。

知敬長老：當親近長老、舊學、耆者，恭敬供養，

出入迎送，見來避坐，住力進止，不以怠慢。

如果比丘如此修學，則能獲得清淨無垢。

現代是一個知識爆炸的時代，因為各種學問分科越來越專，越來越細，因此學習者也只有隨着而鑽入其中，且越鑽越深。工業社會就是如此一種分工精細的結構，因此人人也自然的成爲此結構中的一個小部分，正如機器中的零件，必須裝置、組合才能運作。科學（分科的學問）文明帶給人類的，就是這一套方法。

在這種教育訓練下的人，就失去了通識大體的知識，個人的價值就消觸在如機器一般的社會結構中。這種情況是否會扼殺一個人思想上的開拓、性靈上的提昇？

其實每種學問都必有其哲學爲基礎的，哲學才是人類文化的最根本、最高深的知識或智慧，哲學把握的是一切學問的根本原理，在我們追求某些學問時，不管是否深入鑽究，且讓我們先在哲學上下功夫。在智慧上建立其基礎，如此才不使我們鑽進去後迷失了自己的性靈層面的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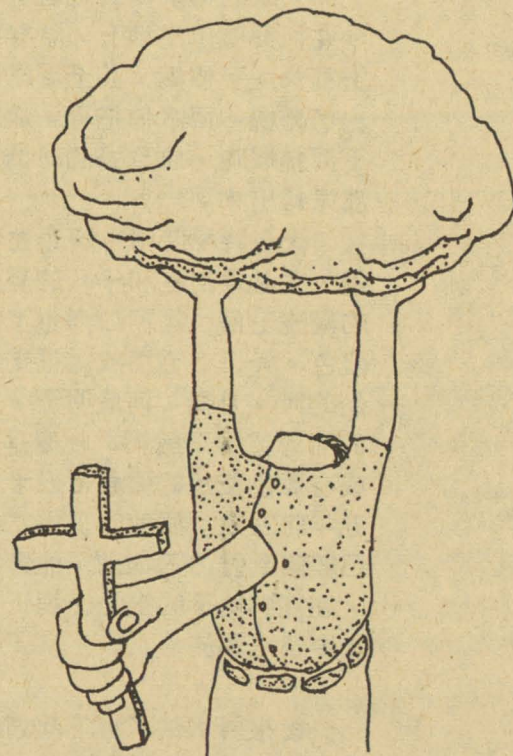
佛陀是一位哲學宗教家，他把握的是一切知識、學問的根本——智慧，在相對中把握絕對因此他能依之而貫通一切。

八九·八·廿二·無住室

## 亂彈集

### 宗教情操

\*黃潤岳



雨川有篇小說，題爲「追尋」（見去年十一月份《蕉風》）。一位作家要突破；要達到更高境界；生命苦短，藝術永存；按照他的計劃，辭去高薪職位，搬回菓園小屋。他是承受過很嚴酷的心靈煎熬的。結果呢，大家說他：「你瘋了！」因爲許多人對他的行徑越發感到迷惘了。小說的結尾是：但憑他個人的努力，他能尋求到他所要尋求的東西嗎？

今年一月出版的《文橋

雙月刊》，有一篇文采的專訪，題目是「我愛野新鄉鎮」。羅亞紹傳道是馬六甲野新人，曾獲土木工程學位，繼在某石油公司工作。最後任一跨國公司大馬分公司董事經理。一九八五年進入神學院，得神學碩士位。一九八七年十月，回到野新作傳道人。因爲五十年來，野新福音堂沒有傳道人，教會長滿野草。他們夫婦就從頭做起。一年多之後，教會粉刷一新，教會信徒增至六十人。

當他要辭退工作時，公司允許他一邊傳福音，一邊工作。每月薪金照拿，只要不辭職就行。他仍然辭職了。

雨川小說中的主人翁，可以說是有一種宗教的情操。爲了達成自己的理想，寧願犧牲既得的屬世的名利。這種爲人所不能（和不願）爲的精神，是多麼偉大，多麼珍貴！可是在他人的心目中，甚至於在自己的太太的心目中，卻成了一個瘋子。他的兒子「始終反對爸爸瘋了的說法。在菓園小屋，看他挑燈夜讀、苦苦思索，好像他是在追尋甚麼？但我也說不出他究竟追尋甚麼」？

他的兒子不以爲他是瘋了，卻不知他在追尋甚麼？因此也就懷疑他憑個人的努力，能否達到他的願望。

羅亞紹傳道辭職，我相信沒有人說他瘋了。也許有很多人爲他惋惜，何必辭職呢？一面工作，一面傳道，兩面兼顧，又領高薪。豈不更好？

但是，這是人的想法。羅傳道這種毅然決然的精神，倒不是基於宗教的情操，而是回應神的呼召。

羅傳道追尋的是甚麼？他只是要使神的福音遍傳。他也不是憑他個人的力量，他有太太相助。更重要的是他們有神與他們同工。

宗教不是一種情操，而是捨己、終身的奉獻，爲了神的榮耀，也是爲了榮耀神。



# 傳說·雨水伯

雨水伯，八十歲的頭髮和鬍子白了，面孔和皮上的皺紋像乾了的小椰子一樣，步行還不需要拐杖，瘦瘦的身軀像幾十年前種下的椰樹。雨水伯常在椰林裏工作，他把椰樹上掉下來的椰子種到地裏，一棵椰樹又長了。在河灣這片土地上，原有的樹叢和沼澤地上都長上了椰樹，甚至更遠的河灣岸上也長出了椰樹。雨水伯把椰子放在舢舨上，他在下河捕蝦時，他到過的河灣岸上，椰樹就在那兒長出來。

天色時陰時晴，河也在明朗與憂鬱中度過，尤其是初三和十八的潮汐，馬六甲海峽的潮流上漲，蘇河口湧進了浪，天空也跟着變色。降下毛毛雨或雷電交加，過後就見晴朗的河。月晚，河最明靜，雨水伯常在月光的河旁叢陰下撒網，收穫是一籃子的淡水蝦或有藍色螯足的龍蝦。五十多年了。老伴在五年前去世，河就成了雨水伯的老伴。雖然已經感到體力不如前，他仍在椰林中拾椰子，在能夠埋下的空地上埋下，或將它放到河水中讓它飄流。

後來雨水伯不再下河划舢舨到上游灣裏捕蝦，他常在划舢舨時體力不支。雨水伯的日子只好留連在河岸邊，在椰林岸邊下網、垂釣，日子過得越來越貧窮。有人到椰林來向他收購椰子，他總是搖頭，拒絕出賣，他讓椰子在樹下長苗，高大。有些地方，數十棵椰樹長在一起，像密集的叢林，再掉下的椰子塞在椰幹上，發芽，也長大了。樹疊着樹，像一株有枝幹的大椰樹。後來，樹上掉下來的椰子少了，雨水伯發現有一些少年和一些吸毒的人到椰林裏來拾椰子。開始時，雨水伯要他們離開，後來，這些人踏進園地來採椰，雨水伯喝罵，反被他們嘲笑。後來，這些人說椰林是他們的，甚至爲了分贓，自己人打了起來。雨水伯到地方上的某些領袖家去投訴，結果，雨水伯所種的椰樹被某

些人分區分享，雨水伯只守着自己老屋前的一小塊椰林地。這是雨水伯老淚縱橫，天打雷劈的惡咒中得回來的。

雨水伯守着自己的老屋，老屋前的老椰樹還高高在上，傲視這片河灣椰林。這老椰樹真的老了，頂端的葉子又短又疏，有幾粒椰子掛在陰影裏，偶爾有鳥飛上去停息，然後又飛回較矮的椰樹上啾叫。雖然這片椰林地是雨水伯的，但是還有那些掠奪者來拾走他的椰子，雨水伯咒罵，這些人背地裏也惡語回敬：老東西終有一天會被那棵最高的椰樹引雷劈死，看他沒兒子，誰去當孝子，椰林地就由誰得到。這事，傳到了雨水伯耳中，他禁不住流淚飲泣，他想起老伴，想起兒子。

雨水伯的日子越來越孤獨，他常在河岸邊的椰樹叢下聽河水流淌，看潮漲潮退，晨守夜，夜守晨。午暖夜寒，河水像華髮。雨水伯常以手撫髮，望水流，緩緩的日子，過去的雲烟。看河，年輕的莫達划船而來。當年，兒子也是這姿態。年輕的莫達把船靠岸，喊了聲雨水伯，從舢舨上提了小米包疊在肩上，又提了一小袋雜物上岸，逕自走向雨水伯的小屋，然後回到舢舨上，雨水伯已在舢舨上坐着。潮水正漲，莫達抓起槳，划入河中，天地又是汪洋，雨水伯正不知自己身在何處，舢舨已滑入河灣。莫達把舢舨泊定，他和雨水伯一言不發，兩人靜坐舟中，垂釣。河灣像一片夢中的湖，他夢中的年輕，是西湖與桂林。以後，只能從書上的圖片回憶當年遊歷。自己能在這河中度過，也是這河灣使他身歷其境。娶妻和孩子遭遇，像一部歷史的翻版，他們重蹈當年自己生命中的不幸。大兒子死於日軍殘殺，二兒子死於剿共的黑區，三兒子踏回自己當年的故鄉，再也不回來，小兒子失蹤於二十年前的一場種族暴動，他們再也不回來了。莫達曾說日本人回來重修建造侵略死者的墳地，雨水伯聽

過，老淚泣落。他的兒子和死在日軍的親人，他們的屍體不知何處。病死埋在這河灣岸旁的，也無碑無墓。天下的惡皆留存於善終處，天下的善良皆埋在心中。三兒子從自己的故鄉來信，要他回到故鄉去，渡過晚年，莫達也勸他回去故鄉。雨水伯搖頭，他不想回去，他從河灣裏看到自己小屋前的那棵高高椰樹，那就是自己要回的家。雨水伯對莫達說：你當了海員，從海外回來，你還能看到這棵高高的椰樹，這就是你的故鄉，這河就是故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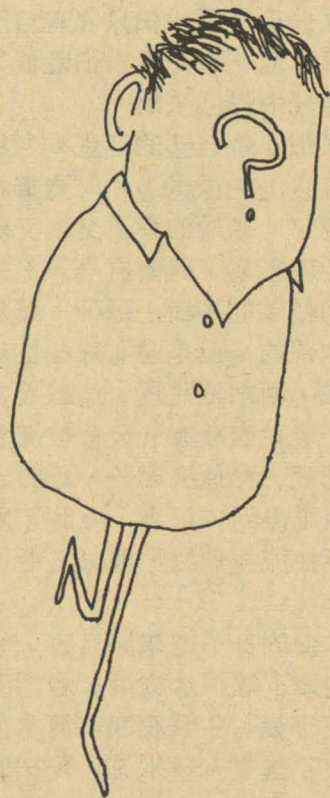
河上開始昏暗，天空的雲突然壓低，莫達抓緊槳，努力往河岸划。舢舨靠岸，雨粒驟下，河上閃光響雷，可以看到浮萍、布袋蓮、亞答叢和樹從河中流下。上流的急水灌入漲潮的河水，莫達催促雨水伯回小屋，雨水伯要他同回。莫達要留在岸邊撈蝦，雨水伯也想留下，無奈喉頭和胸口痕癢疼痛，禁不住喘咳。莫達送雨水伯回小屋，他又回河岸上撈上游沖下的淡水蝦。

雨還急驟，雨水伯坐在梯上門口，他看椰林濛在灰雨中，浮腳屋下的水似乎在漲，風聲雨響，還有一股綠葉的味道。風雨中還有閃光雷，就遠就近，突地裏，一閃掠光，一聲巨響，雨水伯急縮。聲竭，雨水伯急忙踏下木梯子，冒雨站在屋前四望，他看到一棵高椰樹在雨中變成枯褐，頂上的葉子都下垂，雨水伯臉色蒼白，那是自己在三兒子出世時植下的椰樹。雨水伯感到胸口劇疼，他回身踉蹌幾步，跌坐在木梯上喘氣，黑暗中，他看到閃光，響雷，接着有一團白光繞着橙紅的火混來，直向屋子梯口自己身上混來，閃雷巨響。



# 沒有人認識的人

\*盛輝



他走進學會的會所時，就感到有點不對勁了。

在學會裏，他雖然不是甚麼響噹噹的人物，甚至也沒擔任半個職位，但常到會所來的人，很少不認識他的。因為他比他們更常到。施雲勝——在這裏誰不知道這個除了寫幾篇稿，講幾個笑話外，吊兒郎當的他。其實他對待朋友還算不錯，只不過有時口沒遮攔，令人又氣又好笑。大致上大家還是喜歡他，只是沒有幾個會打從心裏尊重他。他本身也知道

，不過也不以為意，也不想收敛自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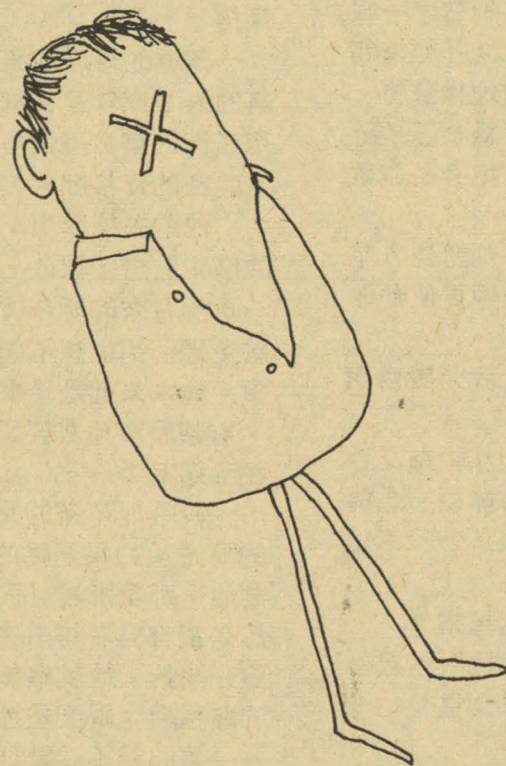
可是今天的情形有點不尋常。

他知道偶爾他們在專心處理學會的事務或埋頭看書報時，會不理睬他。那他已經習慣了。

可是現在他們是以陌生的眼光看他。也只是這麼一會而已，然後就不理會他了。

或許是自己太敏感吧。他想。

他走到會所內的書架前



隨意瀏覽。

那個每天跟他頂嘴的美珍也站在那兒。他正想開口逗他說話，卻看見他微微牽了下嘴角，好像在對一個陌生人表示友善的那種。這下可把他搞糊塗了。

「怎麼回事？」他苦笑着問美珍。

「甚麼？」美珍好像吃了一驚似的，以不解的眼光看着他。他對美珍苦笑。有幾個坐在一旁的也望了過來。

他知道他們不是在開玩笑。從他們的眼光可以看得出來。他和美珍就這樣尷尬地面對面站着。這跟平時的那種打情罵俏是多麼強烈的對比啊。

然後那個輪值的圖書管理員走了過來。秀珠——也是他認識的。

「哈囉！你要借書是嗎？」

天呀，昨天才和他談論會所的書籍，談到唏哩嘩啦，怎麼今天會變得這麼客氣

起來？

他望着秀珠，想笑卻笑不出。那的確確是對着陌生人的眼光。平時的秀珠見到朋友時不可能是這樣的。

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他想。

他聳聳肩走出會所。

學會的財政海乾正站在那邊看牆上的壁報。他走過去。

「怎樣？有新生的稿嗎？」他習慣地拍了拍海乾的肩頭。他們常常在一起打球的。

海乾翻過頭來，迷惑地看了他一眼。跟先前的那些眼光一樣，好像看到太過熱情的陌生人一樣。然後海乾勉強地笑了笑。是那種學會執委對新會員表示親切的笑容。

「是不是有你的稿啊？」海乾笑問道。

他一時答不上來，只好假裝看壁報。

「你……是哪一個小組的？」海乾又問道。這下就無可質疑了。海乾真的是不認得他了。他瞭解海乾的作風是不可能開這種玩笑的。那麼，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

「跟你講也沒用，你也不知道我叫甚麼名字吧。」他故意學那些新生的口氣。



「對不起，」海乾苦笑道。「每年有那麼多的新生，我真的是一下子記不起來。」

——老天。大家在一起這麼久了，我從來沒有聽過他對我說這麼客氣的話。他愈來愈迷糊了。

——莫非是自己的容貌起了甚麼變化？

他跑下樓去，沖進洗手間往鏡子一看。

沒有改變啊，他甚至抽出皮包裏的學生卡來對照，完全一樣。他也爲自己的懷疑感到可笑。

——可是爲甚麼他們都不認得我呢？

他從洗手間出來，不想回到樓上的會所去。換個地方瞧瞧，他想。

他走向學生中心的食堂。

他在門口處看見福莽和慧芬坐在靠近收銀處的那張枱上。他對着他們看了很久。福莽只是偶爾抬頭看到他，卻也只是這麼掃過，就不再看過來了。

他把心一橫，走過去他們的位子。

他在慧芬旁邊坐下。慧芬轉過頭來看了他一眼，然後向一旁的福莽示意。福莽正吃着一尾煎魚，隨即用眼睛斜斜地盯着他。

——天呀。他怕我這個「陌生人」對慧芬心懷不軌。福莽啊，那個每次見面故意斜眼看他冷笑的老友，現

在竟真的對他冷漠起來，眼光中還帶着提防之意呢。

「你們不認識我嗎？」他實在忍不住了。

福莽和慧芬對望了一眼。

「你的系友？」福莽問慧芬。慧芬茫然地聳聳肩。

「真的不認識？」他絕望地叫道。慧芬把身子微微移向福莽那邊。

「可能……你認錯人了吧。」福莽的冷靜更使他難受。

「雲勝啊，我是雲勝啊。」

「雲……勝？」福莽又看慧芬，慧芬也搖搖頭。「對不起，我們真的是……不知道。」

他頹喪地站起來。

「應該是我說對不起。」他匆匆地離開食堂。

是吧。可能只是學會裏的人吧了。他還在安慰自己。一定是自己做錯了甚麼或說錯了話，使到整個學會的人抵制他。

「應該是這樣吧。」他認爲只有這個可能性。

可是當他走過圖書館前面時，他開始感到事情的嚴重了。

那個每次見到他就用馬來腔講幾句華語的 Azman，竟當他是透明的般。那個常常約他去茶坊的建平，和他並肩在講堂外的人潮中擠，明明是看見他，碰到他了，卻好像完全不認識他般。

還有好多好多的朋友，全都不看他一眼。他的笑容全都一一僵在嘴邊，他感到自己像個瘋子般胡亂跟陌生人微笑招呼。

難道他得罪了整個大學裏的人？或做了甚麼丟盡大學顏面的事？恐怕自己還沒有這樣的資格吧。

他跑去停車場，在自己的摩哆上想了很久，把望近一兩個月來的所作所爲都仔細想過，卻也想不起一些甚麼。他本來就是這麼混日子，有甚麼事他曾經認真過，在意過呢？

最令他不解的是一雙雙的眼光。如果是真的有人抵制他，那麼那種見面時的情形是很容易看得出來的。其實一開始，他就察覺到他們的那種陌生眼光是那麼自然——真的是不認識他。

他再次對着摩哆的望後鏡把自己看個仔細。還是看不出甚麼東西來。

午後陽光使他感到暈眩。他已經無法集中精神去想這件事。

他只好先回到那間座落在校園外十多個人一起住的學生屋。

他開門進去時，他們都以同樣陌生的眼光看他，但隨即又各做各的事，不睬他了。

他上樓去自己的房間。同房的俊財看了他一眼，就繼續埋頭打字。

「吃飯了沒有？」他裝

着若無其事地問道。

俊財抬起頭來，用很客氣的語調說：「哦……還沒有……在趕論文。」又向他陪笑。

「日明他們呢？」他坐在床沿上。

「日明，哦，你是他的朋友是嗎？」俊財回過頭來。「他好像還沒有回來，可能去吃飯。」

他的心在絞痛着。他和俊財、日明每晚在一塊彈吉他唱歌談天的。

然後俊財推開椅子走過來，向他友善地伸出手來。

「我是……俊財，你是……？」

他也無奈地跟俊財握手。

「我是雲勝。你不認識我嗎？」

俊財聽不出他痛苦的聲音。

「雲勝……雲勝……好像有聽日明講過，」又友善地笑了笑。他恨不得捉住俊財的身子來猛力搖，搖醒他。可是他癱瘓地倒在床上。

俊財又回到打字機前。

他在想：「糟糕，如果他們全都不認識我，那我要往那裏去，住和睡那裏？」

可是他又錯了。

他躺了一會，起身在桌上收拾東西，又換上背心短褲。俊財卻看都不看他一眼。

這就更怪了。如果俊財真的不認識他，真的以爲他是陌生人，那怎麼會讓他這樣我行我素而全然不理呢？

他從浴室出來，圍一條毛巾，故意大搖大擺地走下樓來。平日和他開玩笑的那幾個同屋女生月璇，錦玲等，卻看都不看他一眼。如果真的是不認識，他們應該會對一個陌生人在屋裏有所反應的。

後來俊財從樓上下來時，也沒有和他們提起他。而月璇他們也沒有問俊財他是誰。好像完全不介意這個陌生人在他們的屋子裏一樣。而他自己也不敢問他們爲甚麼。

他獨自一人坐在圖書館前面的長凳上。他沒有注意任何東西，只是這麼呆望前方。

三天了。沒有一個人認得他。也沒有人感到他的存在，因爲他們讓他爲所欲爲，讓他自由地進出任何一間學生屋，任何一個學院、會議室、講堂、宿舍。他連一個被人質問，被人驅逐的資格都沒有。

他有生以來第一次感覺到自己完全被遺棄了。

而現在他卻想笑。想痛快地狂笑。

——是的，這難道不就是自己一直以來所嚮往的嗎？可以不必公事化地打招呼或牽下嘴角，不必陪笑。做甚麼事也不必看別人的臉色，也沒有任何人會去在乎他甚麼。更不必像以往那樣，總要偶爾避開他人，躲起

來獨處一陣。這一切，不就是他平日所嚮往的嗎？

他笑了。可是沒有聲音。

他一直以爲自己是個很自我的人。現在才知道自己以往的形象竟完全是靠別人來肯定的。現在沒有人認得他，他就一下子陷入空洞。

——我是誰？施雲勝？那代表甚麼？

他哭了。可是也沒有淚水。

他感到全身虛脫，彷彿自己的靈肉在慢慢散開來。突然一隻手搭在他肩膀上。

「喂，你這兩天跑去那裏？」

他猛然抬頭。是瑞生。那個住在隔壁房的系友。

「你……認得我？」他睜着眼問瑞生。

瑞生見他如此怪異，也楞了一下。

「搞甚麼鬼啊你？」

「你這兩天沒看到我？」他還是不相信。昨天早上，瑞生也和其他人一樣，當他透明般地從他身旁經過。

「你到底去了那裏？」瑞生有點不耐煩了。「鬼啊，你這傢伙！」

——也許是吧，鬼是沒人看見的。

他注視着瑞生迷惑的臉色。突然感到一陣很強烈的陌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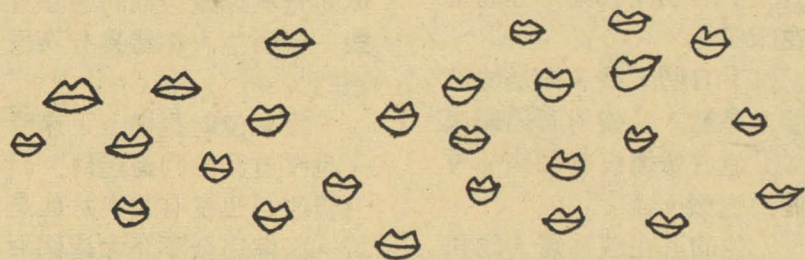
他站起身來，向瑞生搖搖頭說：「對不起，我真的是不認識你。」



# 微笑的代價

\*夏紹華

· 科幻短篇小說



他跨進車箱，臉色被一股沉甸甸的哀傷猛刷得平板板的，似乎把甚麼表情都洗掉了。

兩扇鐵門，電動的互相靠攏，迫近、迫近、迫近，「咔嚓」一聲，像兩片四方的鐵唇，毫無感情地緊吻在一起。

他側轉着頭，母親愁戚的臉膛擺設在圓形玻璃窗的中心。他看到衰老的灰影在母親的瞳眸裏靜靜蟄伏，眼角刮滿它偶爾跳出來揉塑成的刻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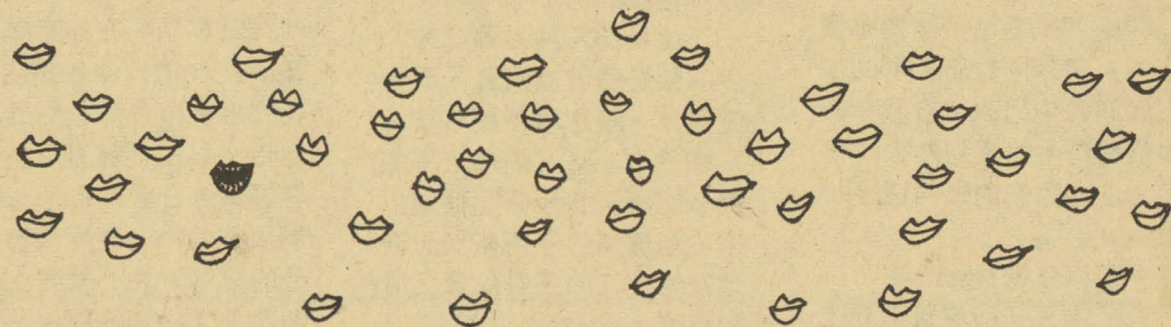
兩年之後又是怎樣的一張臉？他在心深處默默地問，一陣幽淺的悲痛斷斷續續地牽扯着他的思緒。

兩旁撐頂着天空的高樓大廈踉踉蹌蹌地移動起來，臉，向後緩緩退縮，一片藍得剔澈的天空在圓窗的上邊垂落，接着雲的髮梢一分一寸地露出來，慢慢地變化成紫色。

「你看，開始洗雲了。」身旁的守衛說。

「近來的污染程度突然惡化。」另一個說。

臉，小了；淡紫色的雲團，也小了；兩旁的景物遽速地向後飛奔而去。



守衛不停暢談着雲場的污染問題。他默默地凝視着懸掛在眼前的水晶銀幕，銀幕上播映着一部記錄片，從揚聲器傳出來的聲量被他們囂張的嗓音淹沒。他也不在意。此刻的心情，已被放逐到一座遼遠而荒涼的沙漠，浪盪了許久都還找不到綠州。

他們也許根本不曾進過雲場。他心裏想。

他曾在雲場裏工作兩年，關於洗雲法的七孔八竅他都懂到底。如果他真的開口插入他們的交談，他們必定會爲自己故作聰明的假定和推想感到羞窘而臉紅。

他一句話也沒說。眼光

依舊筆直而渙散地投射在銀幕上，連坐姿也沒有更變過。

他們繼續蜻蜓點水似地談論關於污染的問題，關於最先進的洗雲法，關於剛建好的第四座雲場。說話聲不停騷擾他的思維，鑽進記憶的纖管裏，一直敲擊腦袋左上角的儲事膜。

敲。敲。敲。終於敲破了個洞，兩年前的憶液涓涓流出來。

他想起那個早上，不禁噓嘆了一聲，虛脫地靠向椅背。膠附在椅背上的一片陽光，切透過他的身體，坦蕩地擺露在胸前。

窗外的景致如流動的畫

，帶着曩昔的碎片紛紛在兩旁湧退……。

「雖然雲場的工作人員不必面對顧客，但我們還是優先考慮會微笑的，你回去等我們的好消息吧！」和他握手的老頭子說道。

他按捺住正欲迸裂的狂喜，很自然地對他再勾勒出一朵更璀璨的笑容。

「終於找到工作了！」走下環球洗雲公司的黑雲石梯級，心情變成一座浩瀚又溫柔的海洋。經過三度篩濾的陽光，顏色被滌洗成麥田熟透的那種金黃，暖烘烘地袍罩在他的身上。

他在許許多多刻板冷漠



的臉龐之間疾步穿梭，微笑依舊在唇角駐留。左手無意地伸進褲袋裏，摸到那玲瓏精緻的瓶子，心中驟然楞了楞。

兩個星期後，他踏進雲場時，另外兩位新約聘的工程師向他走過來，自我介紹寒暄幾句。他看到熟悉的微笑，也在他們的眼角唇邊綻放。

但兩年過後……。

「唉！」他深重地歎了一聲，閤上眼，也閉住了記憶的瞳孔。

守衛的交談戛然而止，同時回過頭盯住他。

「這節目真悶，轉另外個台吧！」守衛說。

守衛在遙控盤上的其中一個鍵子輕輕地按。

「又是廣告。」守衛說。

銀幕上呈現一個半身的中年人，手中握着一個玲瓏精緻的玻璃瓶。那男人的聲浪一波波地拍擊他的耳膜，心，驀然抽抖起來。睜開眼，一張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臉膛無重量地跌落眼眸中。

那男人不停地講述，不停地笑，牙齒如皓潔的貝玉排列展露出來。

「笑得這麼好看，一百巴仙也是塗油的。」守衛說。

「擴播局真矛盾，上回他們最極積支持我們大量拘捕應用這種產品的消費者，現在卻放映它的廣告。」守衛說。

「到底有沒有効力的？」

守衛說。

「當然是很管用的，最怕的就是後遺症。」守衛說。

「他說這種商標不留任何後遺症的呢！」守衛說。

他整個人猛力彈起來，倦的臉扭曲地綳緊着，兩撇濃眉像一團麻繩纏結。「騙子！」怒火燒得滾沸的聲音從縝密的牙縫間擠鑽出來，懶慵慵的守衛毫無防備地被他突兀的尖叫灼燙而清醒起來。

「呸！」右拳已穿插過那片水晶銀幕，笑得有點令人心醉着迷的容顏被七橫八豎的裂痕割切過，像小孩子愛玩的拼圖盤。

守衛被這激烈的舉動嚇呆了，接着的反應是無意識地撲前捉住他的雙臂，押回原位。像一隻落網的困獸，他歇斯底里的使勁掙扎，「放開我！放開我！」

「放開我！放開我！」猛醒過來，在黑暗中他聽到心臟在胸腔裏的敲鼓聲，猶如奔騰的馬蹄湊促地蹂躪紮實的泥土上，然後漸漸遠去。汗涔涔的背和濕漉漉的睡衣粘貼着，手掌捉住皺巴巴的床被，躺在一池涼意裏。

他又從那個夢逃出來。

在颳着冰風的巷子裏，他把頭縮進站起來的衣領下，潦倒地蹣跚着。飢餓的酸液在胃囊中如火山濺射的濃漿，整個人虛弱得像一張單薄的紙，切膚的風溜進空洞的衣袋裏甜憩。走到一座亮

麗的櫥窗前，裏邊擺設着烘烤成金黃色的麵包，在燈泡的淋浴下閃着誘人垂涎的光。酸液，須臾間大量湧冒，小腹一陣撕心裂肺的絞痛使他捉緊拳頭，在無意識的慫恿下把玻璃打碎。當沾點血花的手掌擰住那軟酥酥的麵包時，不知從那裏沖出來幾個警察，七手八腳地想把他制服，其中一個竟拔槍瞄準他的後腦，在「放開我！放開我！」的嚎叫聲中，他很清晰地聽到扣壓槍板「戈力」的聲音……。

總在這個時候，他醒過來，帶着一身的冷汗。

他走進廚房，看見桌上放着七八片烤成金黃色的麵包，心中一楞。

「今天有面試嗎？」站在泡茶機旁的母親問道。

「唔？」坐在桌旁的他說道，「沒有。」拿起兩片麵包。

其實他有兩個面試，只是折騰了他一晚沒有好睡的惡夢和過去太多的嘗試與失敗，使他慫恿而懶散起來。

電視機的遙控盤就放在他的茶杯旁，隨手壓下其中一個鍵子，簾裝入牆內的水晶銀幕一閃，一張頗俊俏的臉孔出現在眼前。

「不笑症，你聽過吧！生活的高度緊張，人心的高度明爭暗鬥，已繁殖出不笑症的病毒。它正向全球的每一個角落進攻，它將制服本世紀的全人類。你，是否也

是不笑症的宿主？如果你是，不必害怕，更不必憂慮，只要搽一點「永恆」微笑油，微笑，將永恆地留在你身旁，沒有副作用，沒有後遺症，有興趣嗎？請來……」

他握住缺了一角的麵包，那一小片的麵包在牙齒之間磨了又磨，嚼了又嚼。眼睛妒羨地射向那男人燦爛的笑容，畫面一換，一個玲瓏精緻的瓶子佔去了半個銀幕，另一半填滿六個字：「不笑症的救星」。

「或許可以試試看。」母親的聲音化成一塊石頭，敲擊着他心中另一塊遲疑的石頭，擦出燦爛的火星。

他沒有搭理，把整片麵包擠進嘴中。

他想起那個糾纏了數次睡眠的夢。「或許真的可以試試看。」他心裏想。

他坐在「永恆」公司面對着廣告中那張男人的臉時，電晶體的桌鐘指示着11:35。

「抹久了，會不會導致病毒抵抗的？」他懷疑地問。

「絕不，」他又笑了，「我每天接見幾十個顧客，也示範給他們看數十次，如果會導致病毒抵抗，我想我會做這種傻事嗎？」

他只是看着他，沒有搭腔。

「先生，你患上不笑症幾年了？」

「兩年。」

「我八年前就患上了，

現在可以笑得這樣快樂都是〈永恆〉微笑油的功勞呢！」更甜馥的笑意從唇角溢溢出來，流進兩旋凹陷下去的酒渦。

他看了看錶。「還來得及趕去洗雲場的面試。」他心裏暗中估計着。

「怎麼樣？要不要試用一瓶？」

他點了點頭，把兌現卡拿出來。

他點了點頭，守衛把一根煙遞過去。

煙夾在食指與中指之間燃燒自己，掌心與手指的傷口已被無痛激光法縫密好。幾滴艷紅的血在他胸前的衣服上開花，大小不一，在潔白的布上添了瑰麗刺眼的圖案。

「你用的就是這種油？」守衛問。

他只是點了點頭，把臉抬高，眼眸望成兩口枯涸且空洞的井。

「那時衛生部還沒有禁止消費者使用這一類的產品？」

他又點了點頭，「我用了一年之後，衛生部才禁止的。」他緩緩地說。

「這幾天我們拘捕了不少用這種油的人。」守衛說。

「你用幾年了？」守衛問。

乳白色的煙霧從唇片間翻滾出來，把暗啞的嗓音捲出口腔，「兩年。」

兩年後，他焦慮地坐在

那個男人的面前。

「關於你用了這種油卻笑不出來的投訴，我們已深入調查。很對不起，你不能再使用這種油了，並不是因為長久的敷用產生了病毒抵抗，而是你本身的抗菌素開始降底，使到病毒大量繁殖增加，這種油的殺傷力已無法和這麼多的病毒對抗，所以——」有甚麼東西突然在他的喉底攤住。

「所以怎樣？」

「所以你永遠不會再微笑了，除非醫生可以發明消滅這種病毒的藥。」那男人捉住他泌涼的手，臉上刷過一股同情又憐憫的光。

戰慄，蛻化成一條幽幽冷冷的蛇，遽速在他的背脊游竄下腳跟。

那一晚，睡眠和他捉迷藏，有時捉住它有時又被它溜掉。兩年前的惡夢，斷斷續續地映現，而他總是在壓槍板的那刻猛醒過來……。

隔天清早，他打開門正想上班時，兩個刑警走上前來，「李海家先生？」刑警問。

「是。」他怔了怔，猶豫一會後才答。

母親推開窗探看。

「你被提控應用地方政府禁售的產品，〈永恆〉微笑油。」

他的心一沈，手中的公事包跌落地，收在裏邊的信件灑落遍地。

「是誰報警的？」他問



，聲調微顫抖。

「是誰報警的？」守衛問，「這種事如果沒有人向警方透露，誰也查不出來的。」

他撇熄煙蒂的火星，深深地呼吸一口氣，似乎要把甚麼東西按捺下去。

「是〈永恆〉公司。如果不是一個在刑警資料部做工的朋友告訴我，我到現在可能都還不知道是誰陷害了我。」

「甚麼？」守衛有點出乎預料，「他們沒有必要這樣做嘛？」

「後來我才知道〈永恆〉微笑油最大的壞處就是能導致病毒抵抗，我每次去買油時，他們不斷增加藥力給我，最後他們沒有藥力更强的油了，所以便對我撒了個謊。只是爲何他們要報警，我也找不出真正的動機，可能是怕我曉得真相後，控他們上法庭吧！」

「我想你也不會這樣傻吧！如果你控他們上法庭，那麼你豈不是自投羅網？」守衛問。

「所以我說我不明白爲何他們已經害了我一生，還要來一個落井下石？」他聳了聳背，無奈地說。

「如果這種油有病毒抵抗的後遺症，那麼那個男人又怎能用這麼久？」

「這種油對他根本沒有影響，因爲他根本沒有患上不笑症。」他說，炯炯的眼

光燃起熊熊的怒火。

陽光，景物和風，依續在窗外向後倒退。

他跨下車箱，一大束一大束午後的陽光使他睜不開眼睛。

守衛拍了拍他的肩膀便走開，兩個穿得頗體面的中年人走出來，把他帶到一間佈置得極幽雅高尚的會議室。他一走進去，聽到有人唸他的名字，還來不及回答，「他來了。」其中一個中年人揚起手叫道。

他才坐下去，坐在人群前面台上一個鬚髮灰白的老年人便迂緩地站起來。

「我是華爾納醫生，」他開始說，聲音穩重而宏亮，「你們一定非常奇怪爲甚麼犯人竟會受到這樣一個親切的歡迎儀式，這是因爲你們是我們的特別犯人，你們是我們最重要的人物。」他停下來，清了清喉。

他感到一絲詭譎的寒意，在空間飄動。

「你們都是不笑症的病人，應該明白患上不笑症的痛苦。我們爲了要替成千上萬的全球不笑症者找出最有效力的藥物，全球最優秀最傑出的醫生、科學家在本州地方政府的聘請下，正在積極地進行研究工作。一旦解藥被發明，它不只爲那些不幸者帶來微笑的希望，而且本州將成爲全球最聞名最富有的一州。問題是我們不能拿動物來當試驗品，牠們

不懂得微笑。但是這個難題現在已圓滿解決，這要感謝〈永恆〉微笑油公司，因爲他們提供了我們所需要的病人，只有人類，只有你們——」

「你想把我們當成試驗品？」他驀地站起來，用食指指着他，忿怒的噪聲在人群中勾起一股龐巨的驚悸與騷動。

他終於明白了，這一切都是一項經過精心週密策劃出來的陰謀。

裝設在天花板的槍管自動地描向開始恐慌的犯人。

「請大家保持鎮定，你們應該明白在這種情形之下與我們對抗會有甚麼後果。」台上的華爾納醫生冷冷地說。

「你們這群騙子！我決不當你們的試驗品，決不！」他懷着一胸暴怒，有點失去理智地朝着台上的一群人咒罵。很快的，三四個看來極斯文溫雅的中年人撲上前，很粗暴地把他鎮壓回原位。

「放開我！放開我！」他在混亂的掙扎中嚎叫，然後他很清晰地聽到扣壓槍板「戈力」的聲音。

就在這一瞬剎，他恍然領悟到過去和他的睡眠糾纏的惡夢已成爲死亡的兇兆，兩秒鐘過後，他再沒有機會再從這場惡夢逃出來，因爲有一道鐳光會切入他的後腦，然後以優美的姿勢從他的前額穿射出來……。

## 柔密歐·鄭 詩二首

### 我絕對不行

我絕對不行  
就是沒有錢  
也要擺闊誇富的那種  
天才

我絕對不行  
就是哭喪  
也要堆滿笑容的那種  
圓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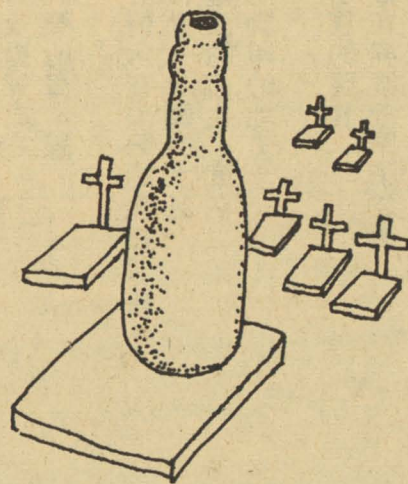
我絕對不行  
就是寫詩  
也要被敵視爲現代的那種  
當然

我絕對不行  
就是沒有母語  
也要堅持母語偉大的那種  
能耐

### 空酒瓶

首先預感心臟衰弱  
不見得就是腦血管阻塞  
也非是十種八種致死症  
而是才飲半熟鵝黃酒  
他手中底  
一個註定插成墓碑的  
空酒瓶

附記：寫此詩爲紀念印尼廖島 Bengalis 的亞六伯而作。他前半生是賣豆腐花的，後來爲華人墳場的管理人。無妻無兒女，只嗜杯中物、死時就是利用他最後一隻空酒瓶，作爲墓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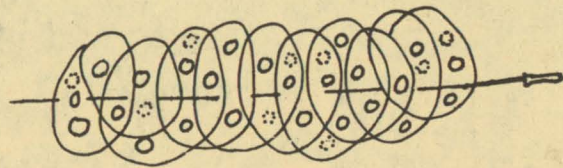




## 盛輝 詩四首

### B. B. Q.

我們把牛油搽在腥紅的雞肉上  
貼着鐵格子烤一首焦灼的詩  
讓燒燙的叉子劃過舌面  
在胃裏朗誦  
然後我們蹲着  
銜根雞骨像支煙  
很獵人的一個晚上



### 胆固醇

舌頭和舌頭的互相交纏  
也配不出這樣的  
一種血清  
一種流通筋脈的唾液

再漩一個酒窩吧  
或許是缺乏運動  
却總是 愈笑愈濃  
凝成光滑的臉蛋  
和身軀  
使呼吸不順暢

試一試  
最新研製的 維他命L  
每日服三次  
保持愛的密度

註①：L即指 Love。

①

### Passive Voice

黃昏，在他臉上  
不斷地嘆息  
他被一首歌  
遺棄在耳內

紅磚人行道  
在他鞋底徘徊  
直到手錶牽着他  
走進六點鐘場

夜 將他嚼成  
愈來愈淡的  
香口膠  
貼着街燈  
嘗試拉斷  
自己的影子

在超龜速的歸途中  
陽光 是及時醒來的白兔  
晨風繫住他的睫毛 如窗簾  
眼球 從他嘴裏  
打了個啊欠

他陪八點坐着  
到九點來  
「心情是一種很迷信的信仰。」他說

### 岸邊·有人

穿一根琴弦  
在浪的散髮間  
日夜提鍊成  
閃爍的海岸線

心情，在失陷的沙丘背後  
浮動。裊娜的水氣  
是淚的前生，流在  
有脚印的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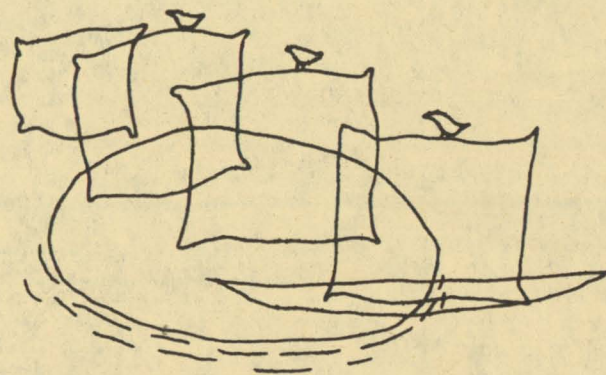
水族的声音  
裝在濕漉漉原子袋裏  
緊貼着粗糙的岸礁

天黑以前，有人俯拾黃昏  
醃在鹹鹹的海風裏……



# 島之眠

\*梁文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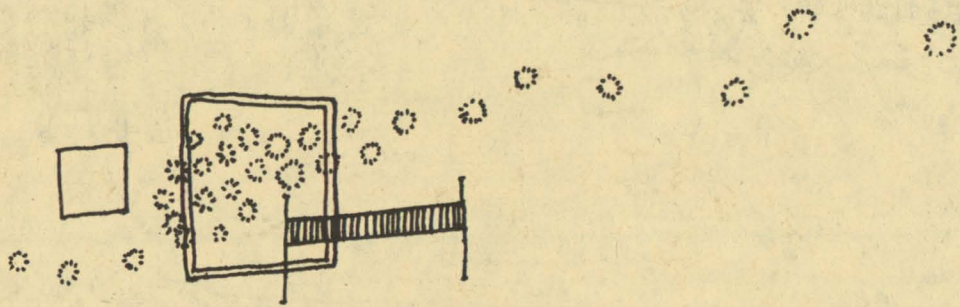


終於 夜也睡了  
捻熄了燈 便捻熄了舟子的興緻  
我們把槳聲繫在碼頭  
沿着沙灘 測量小島夢境的圓周  
小島以潮聲當枕  
我們以小島的鼾聲當枕  
貝殼們在口袋裏以我們的輕歌當枕  
我們的輕歌以黎明當枕

一九八九年八月二十三日

# 火光

\*張光達



一叢火光緘默地睡着了  
我們醒來，疑惑的看看蒼白的牆角  
局促地慌亂無助地站着  
窗口在張大口歎息，喘氣  
星斗和月光在我們的視線之外  
視線內却有幾株風乾的樹在搖曳  
隱隱風聲的夜晚，一叢火光  
緘默地閉目自足睡着了  
我們醒來，緊緊的守護蒼白的床被  
在能夠觸及享用的範圍以內  
我們起來，急急的背貼蒼白的牆角  
害怕一堵牆會突然悄悄地崩塌  
一張床在風裏裂散碎盡  
我們措手不及，如此無理  
在如此靜謐酣睡的夜晚  
有風聲洶湧自暗處響起  
一叢火光緘默地睡着了  
我們醒來，清楚的聽到窗外的風聲  
一潮一潮的波濤洶湧地擊來  
所有根植於院落裏的樹都遭拔除，砍斃  
熊熊的烈焰在窗口外燃燒  
我們驚惶地掩上窗，熄燈  
在牆內守護僅有的手足和膚髮  
在體內守護一叢緘默冷靜的火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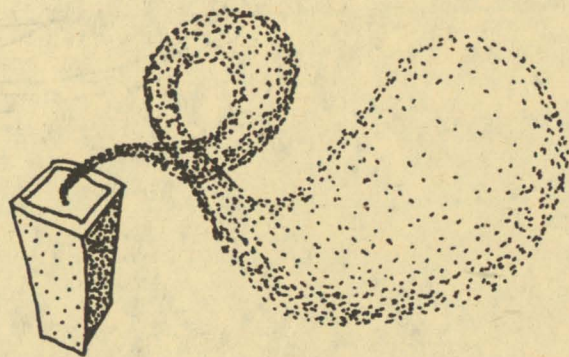


# 書齋寫意

\*何曉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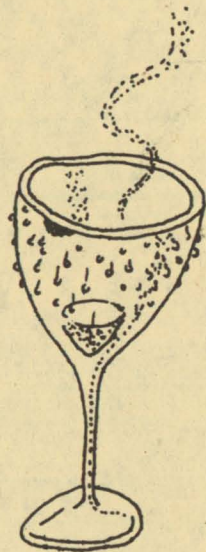
## 卷一 篆刻

明快一刀通向曩昔的頽碑  
方寸之地  
任我風流快活  
任我 呼嘯  
並循着二寸二分這世界  
梭巡分割光陰



卷三 喝茶  
茶餘半杯在懨懨之秋上  
我的詩困頓地滑進茶中  
層層被包圍  
在平仄絕律的嘆息裏  
輕輕 抖索

卷四 睡覺去  
我落魄地搜尋  
一些遙遠的記號  
並準備向月光借來子夜的囁語  
把夢折疊作詩  
埋在霧藏野煙處 遺忘了  
歲月復被歲月遺忘的宕樹



## 留痕

\*簡簡

她向我訴說她的情變  
並且強調清白  
還有謹慎  
然後離去 放心的離去  
遺一個冒汗的杯子  
有雙唇的殷紅

## 卷二 讀兵車行

我從卷上抬頭 惺忪蕭索  
陌生的煙硝味  
如玉石碰撞我  
被眉批與註釋  
輾過的睡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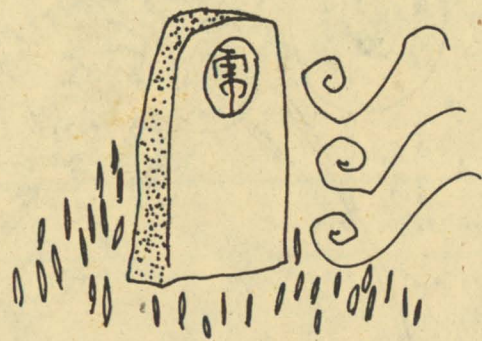
## 感覺記

\*李國七

袋鼠跑向草原的中心  
我向袋鼠走去  
袋鼠和夢一樣不肯靠近  
我只有選擇浣熊  
生活般的被動而妥協



# 玄駝詩二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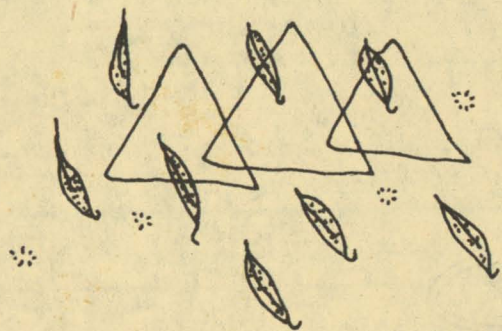
## 草嶺

九月的草嶺。  
草嶺上有一刀  
同治年間的老虎，應該  
應該還有醉酒半醒的  
武松，錯把水滸的武藝  
一一在這九月的草嶺上  
耍出一陣風

是你，杖着功夫高超  
一舞狂草把虎字從歷史  
小說中揪將下來，在你手裏  
慢慢寫成永恆的碑刻古蹟（註）  
俯視朝山的旅者

啊，朝山旅者立在草嶺上  
望向那美麗的太平洋海岸，一艘  
孤獨之旅即將靠泊，希望  
希望你會告訴我們，好久的  
水滸英雄，還有  
你的遠方航海的故事，在這  
一九八九年九月

註：清同治六年，台灣總兵劉明燈  
草嶺刻上虎字碑，藉「風從虎」之  
故以鎮狂風，護祐行人。



## 山幽

葉  
緩緩緩緩的  
一片片  
抖落山中的幽邃

從遠處深深走來的聲音中  
你亭立在清代的青石級上

我發現  
歷史的喧嘩已消失  
消失成你眼中的那一水笑意  
頓時，領悟了

就是現在，我們悠然的向兩旁  
鳥鳴的青青山色中靜靜的走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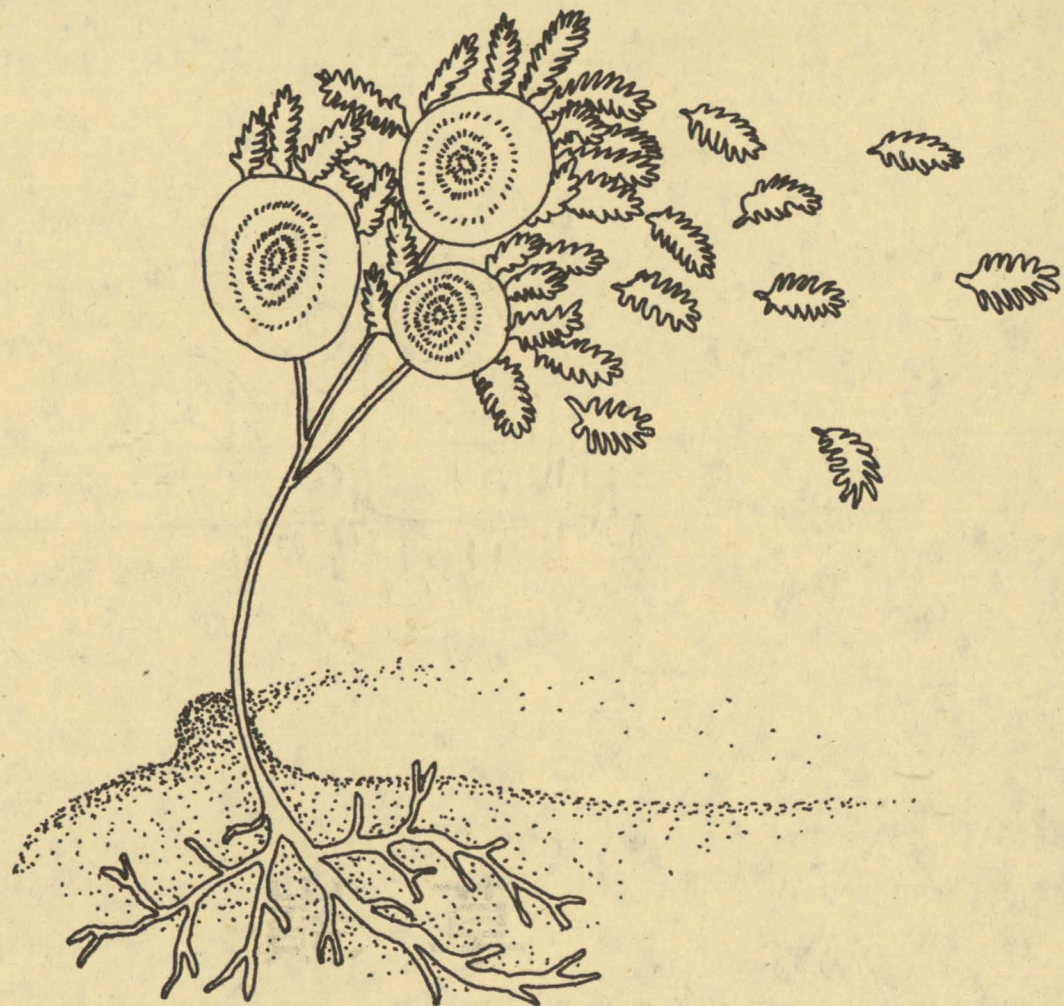
附識：九月間，偕大馬旅台青年社一羣同好，  
前往草嶺古道健行朝山。此古道乃台灣早期先  
民於清代開闢的一條山道，位於台灣島東北角  
，從渚水到宜蘭古道的一段。行古道，發思古  
幽情，想先民懸荒精神，再看這條有點被現代  
人遺忘的古蹟和古道，在山色蒼翠中與歎之餘  
，賦詩以記。

一九八九年九月  
台北忘言軒



# 相依爲命

\* 阿宿



早在小人兒出世前，已有心理準備他這趟的遠行。當時他說，不要去算了。我說，去去去，要做的事都應該去做。他到最後要訂酒店和機票時，仍遲疑地說，丟下你們母女倆，你行不行的呀？怎麼不行，平常你早出晚歸女兒還不是我自己帶，你不在倒好，我不必張羅晚餐呢，我說。

沒想到那日一晃就到來。星期五的晚上家中已出現

「緊張氣氛」，到星期六凌晨終於表面化了。兩點鐘時，他爬起來說不能睡，跑到書房做工去。我在床上也了無睡意，呆到差不多五點時，終於忍不住也爬起來，到廚房去收拾收拾。這是我的怪癖，在心情惡劣時就洗洗刷刷個不停。沒想到小人兒也不甘寂寞在房中哇哇叫將起來。餓飽了他，竟了無睡意張大了口笑得格格響。這是他要玩的訊號。把他抱

到書房讓他父親陪他玩。我卻回到廚房繼續那洗刷的工作。天亮了，我還在擦着地板。他倦累了，上床睡去。可小女兒才不放過他，哭鬧了起來。他唯有把他抱到床上，合着眼在半睡眠的狀態下一面把弄着那玩具狗逗他。直到八點多鐘，我把屋子和自己都清理好了，然後回房喂小人兒。這趟這個小人兒終於現出那累得不可當的倦容，肚子餓了，哇哇哭，

可是眼睛仍無法張開，笑得我們半死。後來，他趕到學校去修改最後一次的講稿。我們母女呼呼大睡到中午。然後，我們三人一同去買菜。是要準備一些不開伙的糧食。他說買多點水果，這樣不必擔心沒吃青菜。他買了一大梳香蕉，說肚餓時這吃起來容易又耐飽。我們有過小人兒一鬧起來無法弄到食的經驗。傍晚時，小人兒莫明其妙鬧得比平常兇。好不

容易哄睡了他，才有機會替他熨一些衣服。北部已開始吹寒風了，又怕他凍又怕他不夠衣物更換。他卻要輕鬆，只提一個小公事包，把底褲襯衫全塞進去，塞不下的毛衣丟出來不帶了。買了多套新西裝都沒穿過，這趟他又想穿回那件最舊的。我罵他。他回嘴說，像他這種 no time professor（連諾貝爾物理學得獎人李察化爾文都稱自己 small time professor，他只好降落到連靠邊站也沒位了）誰會注意到。兩人笑笑鬧鬧說起許多過往同看過的笑話，好像夜不會老似的，事實上已過了午夜。

忘記了昨夜是在怎樣的情形下睡去的，可是一睜開眼，已有不希望這天會到來的強烈感覺。依舊照平常的慣例，給小人兒洗澡換衣吃奶，做着平常一樣樣的工作。他幫我煮了一壺水，卻待冷了也忘記倒進熱水瓶。他說，不要讓小人兒在那兒哭鬧，自己卻做家務，甚麼都不要管，地髒了我回來才掃。沒機會洗碗就把最後一個用完再算。我低着頭不語。他重覆說，知道嗎知道嗎。你是個狠心的母親，有時讓她哭得半條命還在那兒「咪咪摸摸」不知甚麼東西。哈，我說，那不是我的女兒，我不比你心痛？兩人沒頂幾句嘴，時間已一溜溜到十點。我看一眼壁上的鐘，你可好換衣服了，我說。是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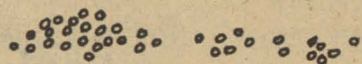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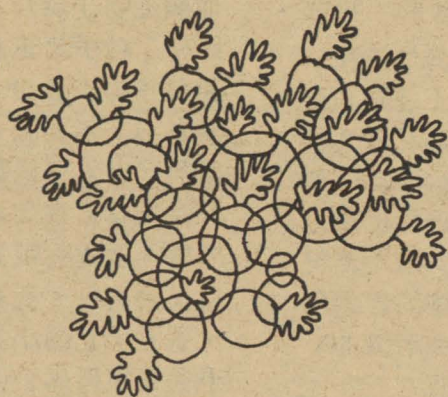
我要行的啦，他一面說一面仍在逗玩着小人兒。我在房間的洗盤盆搓洗小人兒的睡衣。小人兒躺在自己的床上看着那發出音樂的幾隻小熊熊在空中團團轉，高興得手舞足蹈。他換好衣出來，對小人兒說，爸爸要走啦。在他臉上吻了幾口。不一會兒穿好了鞋子又走進來，說，給爸爸吻多最後一次。爸爸要去啦，不要鬧，聽媽媽的話啊。小人兒眼睛依然全神關注地看着那幾個在轉的小熊熊，依依哦哦高興地張大口又笑又叫。我終於忍不住，丟下手上的小衣服，說，小暑暑來媽媽帶你去送爸爸的行。他一面不停地吻着他一面說，不要不要，人家待會看到了，知道沒男人在家就不好了。我唯有再低頭清洗那小衣物。抬頭從鏡子中看到自己忽然眼眶紅腫了起來。急忙抱起小人兒跑到前房去，拉開那簾子我們看到他發動了車子，然後又走回門前來查看是否有鎖好門。然後，把車子駛出了我們的眼簾。才三個月大的小人兒安靜地躺在懷中，睜大着一雙似懂非懂的眼睛轉看着他母親的臉，並不在意他的臉上和手臂忽然被淚滴濕了。我緊緊地把他抱一下，禁不住對他說，小暑暑現在只剩下媽媽和他相依爲命啦。說完淚如雨下他大笑起來。

他只是到紐約開三天會議吧了。



# 樹

\*加愛



我從路的高處走下去，是一條長長的斜路。路是彎曲的，像電影《雨人》的那條路。我經過一棵相思樹。相思樹是美麗的樹。我喜歡在樹下拾紅豆，可能會拾到很小很小的紅豆，或者會拾到非常非常艷麗的紅豆，很完整的一個心型的。我常在相思樹下彎着撿拾，拾到喜歡的便送給人。許多我喜歡的東西，我都給了人。

我喜歡樹，樹是很美麗的。這一個我喜歡的東西我

沒有給人，我馴養着它們。

天空已經陰涼了，近暮時份天空會起晚風；晚風不只是在電影《上海之夜》天橋底下的風，晚風時常在馬路上，在露台，在窗口裏，晚風很少是快樂的。我不知道爲甚麼它不快樂。

我很慢很慢地踱着步，我討厭路的斜度偶爾不得不令我拉急了腳步。我喜歡散步，看樹，看風，和它們說話。近暮的時候它們都不很

快樂。也許只是累了。

然後我便走到印度廟了。我在籬笆外停下腳步，在這裏想念你。我已經沒有辦法了，我還能做甚麼呢？我想我是沒有力氣了。

我抓住鐵網籬笆，見到很多很多的鴿子在地上啄食，牠們都有圓圓的頭、胖胖的腦袋。有一個時期我時常想，如果我不小心替你生了孩子，我們的孩子會是胖頭胖腦的一個男孩子。樣貌是像你的。當然是極可愛極漂亮的一個孩子，他會拖着胖胖的雙腳奔向我，舞動着圓滾滾的手臂。

我不能夠這麼樣想下去了。

鴿子是我喜歡的，我送了給你。我擁有的大概只剩下我的樹了。是不是你早已有了？所以我沒送給你。

我不能夠再對你這麼樣說話了。

鴿子有圓圓的肚子。牠們揚翅飛起來。畫面幾乎是連續不斷的；一群一群飛起來，在空中極優美地打着轉，一次又一次。然後進入牠們的閣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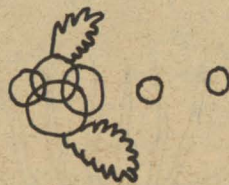
鴿子樓。

我站着看了極久，還有甚麼呢？我還是提起腳步走了。過馬路的時候靠自己小心走了，在人群中得靠自己小心辨認方向了。但我想我還是一樣的，我不會過馬路，我不會辨認方向。

我還是喜歡我的樹。

# 夢有翅膀

\*吳緩慕



也許是長髮被剪短了的緣故，連夢也變得輕不可扶了。

一個十年前清湯掛面的面貌，一連幾個夜晚在夢裏穿梭不息，一忽兒在林間閃過、一忽兒在群眾錯落。故人入夢，一如塵沙飛揚，回合性組成的故事在漸而褪色後又重新再復活，遙遠又不着邊際。

對你最真的記憶，是當初的印象，淡泊卻緊扣。而又有幾個女子像你？心境很淺，雖然膚色很深。

你講話時是完全沒有思前想後的那種，但這樣卻更顯出你的輕朗和鮮活。許多時候你講的話總令人起雞皮疙瘩，而你心慌意亂時又笑得劈哩拍啦，柴燃燒似的。我們之間故意損來損去的日子，建立了許多美麗的、小小的恩怨，如比喻成一場江湖風波，而我們就是所謂的女俠了，一揮動寶劍就可以數落無數個歷史與滄涼啊。

猶記唸初一那年，遇到一個兇巴巴且好勝的女孩，動不動就用銳利的眼光刺人，甚至會粗罵，真不是善類。有一回他硬要一個女同學還他一件新衣，原因是這位女同學不小心把一滴水彩撥着了他的衣服，要打要殺地鬧了起來，這位女同學終於給嚇得哭了起來。你見狀，就挺身而出，以你的浮躁與任性把對方打倒，對方嘴抿得緊，心有不服，但遇到勁敵，也唯有強忍吞下。

你那麼輕而易舉就把事情擺平了，我們都笑說你像個英挺神氣的英雄呢，只見你一貫地綁一綁鼻子，略帶了點眉飛色舞地回問：「真的？」然後聳了聳肩，貪婪地咧嘴而笑。

一直就很喜歡男孩味道很重的你，還有那印証年末歲尾的短髮，可盡訴爽朗，透露情懷幾許。

後來縱使那兇巴巴的女孩餘怒未息，爲鷄毛蒜皮事

也想掀起一場暴風雨，但由於在你的保護下，寒冬卻只覺微涼。

其實在三、四年前卻也聽來一點關於你的消息，「××在××舞廳陪客……。」那一刻的驚愕加酸楚，沉甸甸的。後來就拿出舊時與你合拍的照片，端詳那個曾與我一塊兒長大、唱歌、彈吉打，甚至建立被立許多海市蜃樓幻想靈氣無限的你，怎可能會墮落成一顆流失的星子？爲着這個疑問我發楞了好久，我一直拒絕去相信這都是真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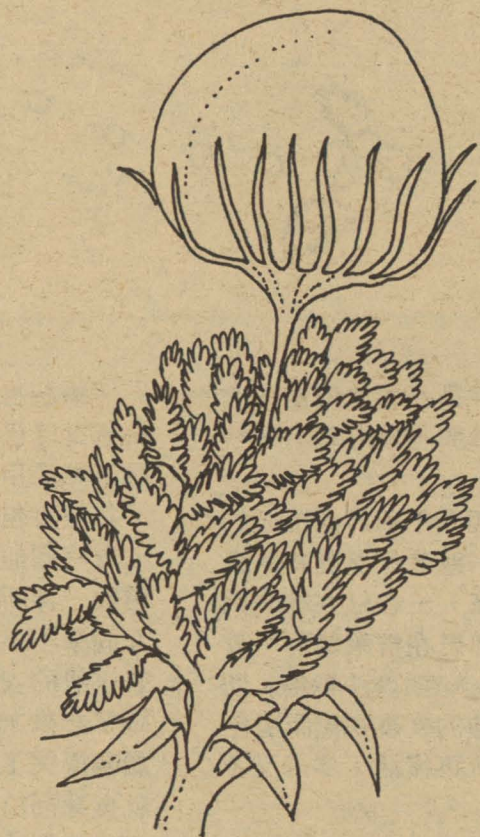
直到有一回新年佳節，你和家人回到小鎮探望親戚，在街道上與你擦肩巧遇；儘管你裝扮得妖野艷麗，加上濃裝艷抹、血紅的露背裝和三吋的高跟鞋，但你不屑與冷峻的眼光竟是乾澀、混沌的。我當場覺得似有一堵灰牆阻隔了你我，我變得拘束異常，後來我們就在你匆忙看了看腕錶要趕時間而分開了，荒涼伴離情，那一次連你黯淡的背影也融化成水。我意會痛失了些最珍貴的甚麼，想你表情雖假，心仍是真的。

夢遠去，一切又靜了下來，舊時日你的點點又滴滴依然叫我動容，曾經的相知如鏡都寫進文字裏，象一條條長長的線，把所有的故事牽成了年歲。只是雨季太長，令人懷疑最後會否是一個悲劇……。



# 許諾

\*郭勉之



怎麼曉得呢？

是正要去寄信的時候。  
想起校園中杜鵑的紅。

便想摘了朵遙寄給南國友人。

卻怎曉得那杜鵑強橫若此？

前幾日還只是枝頭一抹顏彩，橫看豎看都不是能成大氣候的模樣。誰想，午夜走過，卻見枝葉下是纍纍的花，含笑迎我。一時倒嚇了一跳，幾乎懷疑自己失手弄丟了一段花開的時間。

許是因為，原先自那一大片綠中探首，不由得伊不故作矜持地細細吐蕾，於是，這邊一株吐了一點嫣紅，那邊一株也脈脈升起一抹粉紅。這下可知道了，自己並不是萬綠中的唯一，便興高彩烈地沿着枝條綻放，漸漸地得意忘形了，濃綠的葉慌慌張張地，掩遮不住嫣紅嫩白的心事，一時亂了陣腳。再過些時候，怕不野了性子，索性熙熙攘攘地，一路喧鬧下去，像那故事中的好漢

，摩喝一聲，拿起雙拳，披星載月，一路殺將過去。

看了陣，漸漸便有些心虛失措了。這花何止含笑，伊是大笑大笑復大笑呀！那麼理直氣壯地綻放的顏彩，卻要從何摘起？欲要摘一朵壓在書頁間見證一個花季，卻又怕有一日會羽化成蝴蝶翩翩離去——許久前見到這樣的句子，每一隻蝴蝶都是花的魂……，或可以剪幾枝在案頭，可是想來總覺不妥，瞧那架勢，伊怎甘心？再說，心中又總認為，那杜鵑呀，原應在一場花季後，化為護花春泥的。

猶疑復猶疑，卻總不能移開腳步。待終於放棄時，心中不由得有些氣惱了，惱的是伊不自尊貴不知謙讓，氣的是自己那份不識防設的心情。

及至夜裏，燈下注視擱在桌上的，十數盆同學託養的室內植物，不覺有股惻然之心湧起。不知為何，見到安安靜靜地生長的生命，就覺得生命不應只有生長，還應有些——

總該有一些其他的吧？

有兩盞水仙，已近枯萎，卻還執守殘綠。日日我看伊一點一滴地減去綠意。換水的時候，禁不住便細細地嘮叨：努力努力啊——

心中便依依地有些酸楚了。

努力努力啊惜韶華，那光陰是迢迢水泊泊流。

如今看伊仍痴守殘綠的執情，方才明白，生命最大的創造仍在於生長。

一時不覺欣喜異常，隨即想到這桌上被寄托的許多生命，卻禁不住惶恐失措，竟深切怨悔自己如此輕易便應許了同學的要求。

想那杜鵑，也是因為一個承諾，便有了——冬如何寒寒的等待，方才釀製了一種整粧待發的心情。期待復期待，看時辰刻刻逼近，怎不教伊歡喜得不能自禁，顧不得矜貴自許顧不得溫柔惹憐，嘩啦啦便都把一切情意傾吐出來了。卻又那能靜心等大完美的形成呢？

自己痴愛青蘋果，不正也因爲伊殘存青澀的酥甜，恍似大造化在一切的時刻來臨時，一時措手不及，於是留下了猶自青澀的伊，愕愕地迎世間衆多的圓潤。然而，這樣一想，卻又不由得心中先不依了。想那世間豈有缺陷，然而又豈有完美？那好山好水好風好色，難道不是因人說好，於是它便好了。

造化成就了包羅萬象的人世，自遙遙的宇宙望來地球，何嘗不是潤圓如玉的藍水晶球，何來缺陷？然而近觀世間種種呀，卻又何處不是貧缺？那靜默的石呀終有物化的一日，更莫說滄海桑田了。

無怪乎世間有許多人，或痴或狂，用有限的條件去描繪雕塑亦屬有限的人世。

既然彼此是同時同地正上戲的舞台，何不自自然然地傾訴呢？縱似那無所不能無所。不爲的造化，豈非亦一急於表現的創造者，糾合億萬般情緣，匯成理直氣壯的訴說。

生命中總有些話是直逼喉頭，不吐不快的。

可是生命奧秘若此，小小的不知憂患不知世情的我，如何領悟完全？那圓潤氣息香甜的蘋果，當我張口欲咬的時刻，生命是歡欣地欲就一場大獻貢、抑或大毀滅、抑是死寂的無知無感？

造化生命的雕塑者，在祂靈巧的指尖下，我心虛了。能掌握多少呢？我有限的力量有限的智慧有限的慾望呀，在生命的力量前，終於心虛以至低頭了。年少的我曾經許下多少承諾，快樂且肯定地許下了或不可實現的許多承諾。

而今時，在指尖冰凍的寒夜中，我心是幕已啓的舞台，戲正上演，而我緊緊飽滿的年輕的肌膚，是爲此生的飽和圓潤，甚至是枯老，作衝刺的準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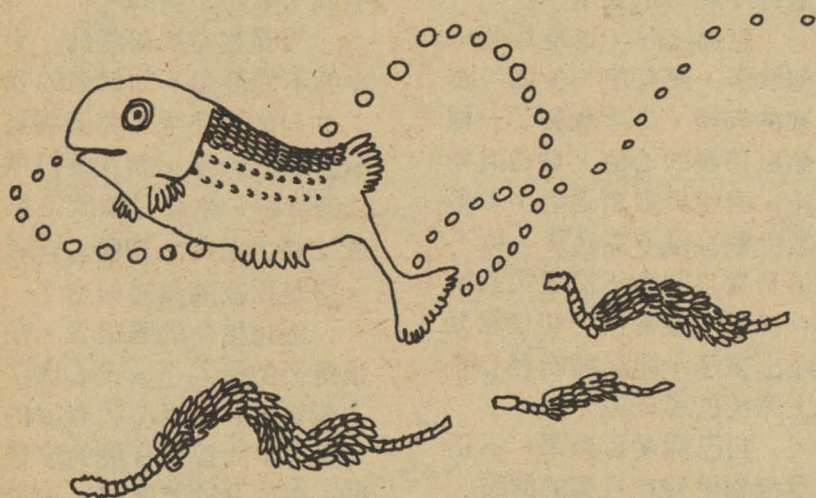
只願只願，今世只願是圓睜雙目的孩子，看造化神奇，與萬事萬物，同呼吸這場戲的山水風情，一如虬髯客般，無邪思地醉着生命的力量。

除了低首，努力地成就一顆無邪的心、努力地長大老去，作爲對造化的承諾，我，還能做甚麼？



# 只是一尾魚

\*醉蝶



我後來發覺原來我只是一尾魚，在人潮中正常呼吸的魚，把思想，意識和知覺神游在空間的魚。

偌大的民衆會堂裏，約百桌的面孔面對着，或許不知道對方是誰，只敷衍幾句，面孔繃張幾下，嘴角挑了數下，這種場面司空見慣。

新聞界的一桌靠在播音機前，我發覺空氣冷凝在這偌大的空間，雖然出席的人相當多，把眼光停留在牆壁上端的浮雕人物上，我微微發冷。

在峇迪青紅灰黃綠藍交織中，許多談話，笑聲以不同的調子旋盪着，我發覺我

只是一尾魚，靜靜游在峇迪潮中，把魚的嘴悠閉起一線沉默。

魚是否除呼吸外，伊的沉默是種理所當然呢？我曾經聽過許多理所當然的事，一些干擾了旁人，一些閉眼張口說這是我的自由，這些事需要法庭的審判嗎？

音樂在演奏，一些歌的旋律着實不錯，在離開了誕生的地方後，就投向自由。誰接受這自由呢？耳朵和腦是否毫無爭執的都接受了？我把自己耽溺在旋律的海中，以我一貫的游姿，帶些慵懶、帶些感情。這海，遺棄了一切的污染，如果失去呼

吸，我也心甘情願，這是不是一尾魚作伊無法解釋的負氣呢？

一尾魚是否只有在潮中才驚覺自己是一尾魚？一個人是否在人潮中才發覺只是一個獨立體？這種感覺是否無依？我問了自己許多笨問題。

演說開始，我手不離筆，筆不離紙，職責叫我的紙和筆老爭執着沒完沒了。在潮影交替中，峇迪圖案一如花蝴蝶的滿場飛舞，是尋花季嗎？一切影像抽象模糊起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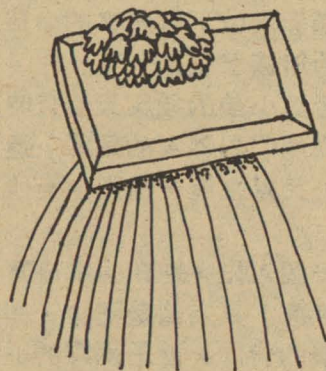
菜餚一道道端上，第四道菜餚是一段截的魚身，叉子的文化把魚身四分五裂，舌頭的蕾粒爭相告訴主人它的情報。

屬於同樣魚身的其他段截呢？魚的靈魂難道也如身體的分段截而讓不同桌的食客給予了牙齒間的最後禱告？抑或只留在腦中，心中？魚有腦有心嗎？我在中四時排斥生物學。但此刻，魚的命運讓我冥思起來。

以往我尖銳，那是大部份少年的通病，後來成長的浪潮把尖銳撫平了，現在以理智和感情支撐着成長的游姿，但在天平上，它們常擺亂了位置，有時鱗片撕裂，痛身而去，有時甘於嘴唇一開一閉吐着泡泡，說平凡也是一種快樂。

我原來只是一尾魚，不懂命運。

# 大余 散文四則



## 色 相

頭腦對男孩來說，實在是比長相出色更為重要。

然而當翻閱精美書報，尤其時髦的服裝雜誌，書中人統統都有寬的肩膀、挺的胸肌、修長的腿、陽光的面孔，都是這麼的開朗健康，試問還要多愁善感的腦袋來做甚麼？我是恨不得能像他們般，走一步都是飛躍起來的，然後乾脆完全不曉得做人的人際複雜關係，只願與大自然同在就好。

中國傳統下的男性和舊式女人同樣都苦，要做堂堂大男人嗎？得以國為重、臥薪嘗胆、深謀遠慮，恨不得朝如青絲暮成雪，那才是英雄。女人更不消提了，完全是從一個



陷阱跳進另一個陷阱的版本；就算逃脫得出來了，也得以死作為收場。

七十年代末期，生命是灰黯的，永遠的英雄是占士甸之類的俊美浪漫人物。我才不要去當精忠報國的歷史人物，到頭來剩幾張沒甚麼人記得的輪廓肖像，人們一轉個身就當沒看見了。

美色當前，甚麼都可放卻，一切就待漂亮沒了再說。膚淺地在想：有型有款那麼幾年也算釋然，要曉得要與其他也受世人讚美的傑出創作並駕齊驅，實在還是頂可貴的。一個活色生香的肉體活活擺在眼前，和一個已死掉只剩下名字的英雄擺在眼前，怎樣選擇，那是有正常情慾之人懂得的。

人上人自然應是有着感性的儀表，科學家的頭腦才匹配得起，只不曉得另性可有紅顏薄命這回事？一位絕色英雄，攤開一生沒有甚麼享樂可言，應不應該覺得可惜？



# 你儂我儂

人可以分很多類，有一種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天使，生活高貴清潔，永遠與紅塵相隔三千丈，踏着鋪上紅地毯的道路，手握鮮花，民間的塵塵埃埃，不是他們可以想像和接受得來的。

螻蛄生命，傘同柄不同，於是心灰不再祈盼上得了台盤，只好在俗世裏打滾，還是不由得你動彈的呢，漸漸地也只好喪失了自愛之身。真沒辦法。

大家消遣玩意兒，游泳是大家最貼身的污染。偶游一兩回合從水底伸個頭出來，嘴前就是一泡唾涎鼻涕或痰，真難為我還正張口吸氣呢——險過剃頭。

通常大家都擁擠在池邊喘氣，於是難免人氣濃重，但我卻往往嗅得奇異味道，只得想到底吃入肚的是甚麼「魚蝦蟹」，居然可以吐氣如爛？一伙人坦蕩蕩，又可以看見有人一臉第三期惡化暗瘡、滿背汗斑、渾身熱毒紅點（花柳？）但大家還齊齊同泡一池春水，不亦樂乎。

吃飯喝水，不時可以看見周遭用同碟同杯的兄弟姐妹叔嫂公婆，面目猙獰，彷彿身懷暗病，髒勢凌人，於是不得不想，用這碟這杯之前的人，是何等樣貌？居然無端端，彼此親切似家人，共用相同皿器。

不敢瞧不起共享公物的同胞，因為需要生活下去。咱們階級平分秋色，不然不會有緣相聚。嫌棄濁流，一不能榮昇，二不能自閉煉仙，幸好拜托身強力壯，沒染劣疾，穿梭缺陷境界，還可以既來之既安之。誰叫我含着銹鐵出世？

# 空失責

居住的地方有小孩。初初進來，看見幾張小面孔，視若無睹，對於別家的孩童，一向少戲弄，僅僅幾位不解人事的小孩，相信對於家居生活無甚麼大礙。

但不可否認小孩的頑皮天性有時還真麻煩，然而作為他們局外人的長輩，還會去跟他們計較？一笑置之罷，他們自有他們的父母去教養。

小小的一個人兒，抱在手中確實可愛，就像小狗小老虎，耍耍倒是不妨，卻天生薄情，別說自家的骨肉，就是隔鄰的小孩也難得一抱，往往等到他們會跑會跳，已經怕了他們的口水會弄到身。

但事情可以是例外的。

我一個姐姐的兩個孩子，從胎兒期至成長，我這個舅舅便與之培養出感情來，從此便領略出父愛是啥意思——孩子再醜，也是光榮，承認那是家門。就算穿得瀟灑整齊，一面大懷緊抱小孩亦不算甚麼，大庭廣眾，餵他哄他罵他，一點也不算是婆媽。好端端一個大男人，願意為親生小孩折腰了。看在別人眼裏，那是沒甚麼風度可言和值得的作為罷？因為瞧那小孩，實在也不怎樣。

父母的一顆心，愛過了才會明白。情願自己多受一點苦，也希望孩子能平安無事、開心。

親親小寶貝，別人家的小孩，就完全付不出這麼深的感情，長貧難顧，這份多餘的濫情，就由各家的父母去領略了。一個凡人，那裏有那麼健碩的精神去真正地愛民如子，恐怕都是分身乏術而失責的罷？

# 故人

活到這個歲數，總有一些故人。

這些故人通常都沒有清楚的背景，要思念也還越發無窮思念起。但時日漸漸地越行越遠，只教人驀然回首，越發驚覺白駒過隙，已不堪回首當年。

那時候分手，感覺上是淒艷的：要去的才不留，有緣的話就等到頭髮斑白時再見罷！從不曾要求留下地址，聳聳肩一笑，便此咫尺天涯。誰曉得再見面可能會認不得的？或至死也不再相見這個機緣——倒變成一生一世都屬故人的下場？

重憶值得偶一為他們斷腸的故人，原來種種分手的場面都是如此的輕描淡寫；甚至連分手都來不及說再會，但那一次，原來就是最後一次相見了。

就有一個故人，見他最後一次時是他正當載一人下車，見着我便向我揮手打招呼，但我還沒來得急向他揮手，他已開車行遠去了。記得他曾有意無意地想討我的電話號碼，情景實在好笑，這麼含蓄的人，此後就沒碰見過了——你現在是人在英國，還是在老家怡保？

擦身而過總微笑着打招呼的泛泛之交，最記得是一個從國外回鄉渡假又順帶了兩個朋友一道來玩的三人組，小小年紀便很成熟穩重，誰都知道交這種朋友是件樂事，也不知怎麼他們假期完畢就回到校園，突然就沒了踪影，隔了這三四年沒再見了，往後還得再隔幾年才再見也不知。

小小朋友，有一對法國兄妹，臨走最有離別情緒，還拍了照片，但至今都沒有收到叫他們寄來的一張。那時年少封閉，這麼開朗的兩個外國年輕人，也不怎麼在意，口頭說有機會去法國會去找你們玩，也不會開口說要留下地址。

當我慢慢成熟起來時，便覺當時所碰到



的人，最耐尋味，但現在咬緊牙根極力想尋回一些蛛絲馬跡，卻因為與他們的緣份已盡，怎也繫不回了。

有一回碰見一家人，一共四口子，依稀認得那個妹妹，但他卻不像了，長高了許多，我不敢上前去認；當時是在電梯裏，他們沒把我認出來，我想大概可能不是他們罷……不過那時大家身在異地，我又剛好帶着眼鏡……

我在想，故人代表一生某個時代背景的實錄，時光悠悠甚麼都記不清了，故人面孔也已模糊，可是當時，大家在這個地方碰見，有朝一日踏足回來這個地方，不知是否會有他們剛到過，但人已離去的新鮮足跡？

風雨故人來是溫馨的，那是一段時光隧道，雖實在是過了年頭無數，然卻從分手到重新見面，一晃之間，是時間悠長還是時日短促？而且彼此不是泛泛之交，是故人，此番重逢是不是還可以「回去」？是願意知道的答案。

從前工作的游泳俱樂部，原來是故地。





• 封面及封底圖皆為色彩大師亨利 • 馬蒂斯 ( Henri Matisse ) 的畫作 •

Printer: 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Sdn. Bhd., 10, Jln. 217, 46050 P. J., Sel. Tel: 7912455.  
S'pore Authorised Person: Chow Li Liong, Blk. 231, Bain Street, #03-59, Bras Basah Complex, S'pore 0718.